

繪圖演義： 明萬曆朝《聖諭圖解》研究^{*}

林麗江^{**}

提 要

明代官員鍾化民（1537-1597）在萬曆十五年（1587）任監察御史巡視陝西茶馬事務時，將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 在位）所倡導的六條箴言，俗稱聖諭六條或聖諭六言，加上圖繪，命人刻石頒佈於各州縣，鼓勵各地翻刻拓印，以便廣為流傳，並命令各地依此按時宣講。這樣的碑刻，恰恰提供一個難得的實例，可以一探晚明官方如何透過視覺圖像來推行教化，也能進一步理解流通於一般大眾之間不同於上層階級所使用的圖像樣貌。同時，透過仔細分析此碑的形式與內容，也發現某些古老的圖像敘事傳統，其實還被保留在地方上。萬曆朝臣子使用圖像來達到規諫目的例子很多，鍾化民也頗能運用圖像來達到他的目的。分析鍾化民所製作的圖籍，以及他可能使用的視覺材料，都有助理解這些民間教化圖像的製作機制與傳布方式，進而對當時的視覺文化有更多的理解，也將使得明代繪畫史的研究能更趨完整。

關鍵詞：聖諭圖解、聖諭六條、視覺文化、鍾化民、日記故事、二十四孝、異時同圖、異景同圖

^{*} 收稿日期：2025 年 11 月 4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6 年 5 月 5 日
本研究承蒙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於 2021 年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003-083-），特此申謝。本文初稿曾於 2023 年 3 月 18 日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日本筑波大學藝術系聯合舉辦之「東亞儒教藝術研究」學術工作坊發表。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提醒與建議，獲益良多，謹此一併致謝。至於文中疏漏處，概由本人負責。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中國歷代為統治的便利，往往透過各種方式來教化人民。使用圖繪便是當中的一種頗有成效的方式，唐代張彥遠（815-877）的《歷代名畫記》清楚標舉出繪畫具有「成教化，助人倫」的作用。¹ 有關繪畫的規諫功能，中央研究院院士石守謙早已針對南宋或之前的規諫圖繪有深入闡發，這部分的研究主要討論較為上層階級的規諫材料，特別是針對帝王以及宮廷使用的圖繪。² 更有一些製作是作為皇家教育用書，例如教育皇帝的《帝鑑圖說》，以及給皇子講學用的《養正圖解》等書籍，也已累積了不少的研究。³ 這些文本與圖繪原先都是為了宮廷講讀之用，雖然後來也流傳到民間，但是一開始仍然是以統治階層與上層階級為主的製作。

此前，酒井忠夫在有關中國善書的調查中即清楚顯示，明代宮廷所頒發的訓誡書籍應該是中國歷代王朝中最多，而明太祖一朝又佔了半數以上。這些訓誡書籍，涵蓋甚廣，除了訓誡皇族、外戚、大臣之外，也包括針對一般百姓的訓誡。⁴ 個別規諫圖繪的製作，以及書籍的大量刊印，都是明代傳播道德教化的重要媒介。透過觀賞繪畫，閱讀書籍，參看書籍中的插畫，甚或再經由師長講解，都可以讓觀者理解上位者所要佈達的道德教訓。

然而，許多更加在地或是更能傳播到底層群眾的媒材與途徑，也相當值得進一步探究，卻因為較為缺乏相關的資料而很少被觸及。林桂如以明代《日記故事》類的書籍為焦點，探討這樣的一部書在東亞地區的流傳。⁵ 劉瓊云接續《日記

1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

2 石守謙，〈南宋的兩種規諫畫〉，《藝術學》，1期(1987.3)，頁7-39。

3 Julia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jian tu shuo* / *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31 (2001): 65-101; Julia Murray, "Changing the Frame—Prefaces and Colophones in the Chinese Illustrated Book *Dijian Tushuo* (The Emperor's Mirror, Illustrated and Discussed),"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2 (2006): 20-67; Julia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 David Robin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231-268; 林麗江，〈晚明規諫版畫《帝鑑圖說》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3卷2期(2015冬)，頁83-142；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期(2012.9)，頁163-224；林麗江，〈万曆帝、張居正と『帝鑑圖說』〉，收入水野裕史編，〈儒教思想と絵画：東アジアの勸戒画〉(東京：勉誠出版，2022)，頁174-191。

4 詳見酒井忠夫，劉岳兵、何英鶯、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22-42。日文原版為酒井忠夫，《增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收入同氏著，《酒井忠夫著作集1-2》(東京：国書刊行会，1999-2000)。

5 林桂如，〈明代《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以《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為中心的考察〉，《東吳中文學報》，34期(2017.11)，頁91-117。

故事》的研究，將視角帶入下階層的受眾與更年輕的讀者。⁶ 此類童蒙書籍的流傳甚廣，影響很大，這些研究都深具啟發性。

因此，本文以製作於萬曆年間的《聖諭圖解》碑作為研究的重點，不同於一般上層階級所使用的書畫典籍等媒材，這是以碑刻及搨本來推廣明太祖對人民的教誨，以往並沒有獲得太多關注。探究《聖諭圖解》碑的內容與製作方式，有助瞭解用來教育常民的文本與圖繪如何生成。由於此碑是由當時的巡撫所立，因而也能據此探究官方以何種方式將道德教誨交織進常民的生活之中。如此，亦可彌補之前規諫圖繪研究偏向宮廷或是上層社會階級的現象。同時，藉由解析此碑圖像的風格來源與圖像的構成方式，也將有助呈現晚明常民生活所能接觸到的視覺文化是何樣貌。

一、聖諭六條的頒佈與宣講

明代從建國以來，就相當重視人民教育，不只製作訓誡書籍，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 在位）還頒佈了不少要人民遵守法紀的告示，被稱為〈教民榜文〉。這一類說教的文字，通常淺顯易懂，甚至在〈教民榜文〉中也含有施行說教方法的記載。⁷ 當中最為人所熟知，而且一再被提起的教誨，就是所謂的聖諭六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而這六條教誨的起源，據日本學者的研究認為是朱熹在漳州知縣任上所提出。⁸ 此六條作為重要的教化原則，從明初直到明代末年都相當受到重視，後來在明代中期鄉約講訓盛行時，也成為講論的重點。因為是朱元璋的教民主張，因此才有「聖諭六條」之說。而萬曆時樹立的《聖諭圖解》碑，就是要用來講解此六條聖諭，將太祖教誨廣傳給一般大眾。

據陳時龍的研究，王恕（1416-1508）把〈教民榜文〉中的聖諭六言特別提

6 劉瓊云，〈我們可以從明代道德故事類書中讀出什麼？——知識編輯、文化網絡與通俗忠觀〉，《新史學》，30 卷 3 期（2019.9），頁 1-73。

7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頁 31。

8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頁 53。酒井忠夫特別提及這是木村英一的發現，詳見木村英一，〈ジッテと朱子の学〉，《東方學報》，22 期（1953.2），頁 28-58。本文有關聖諭六條的溯源與評論，得力於林晉葳的研究甚多，詳見林晉葳，《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

出，並加以註釋，是明代現存註釋聖諭最早的例子，也下開明代眾多不同的註釋版本。⁹ 陳時龍還認為《聖諭六言》的文本詮釋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前期的名臣注贊、嘉靖年間與鄉約結合的形式、最後是與鄉約緊密結合又超越的階段。他指出了萬曆年間的六諭詮釋不但被使用在鄉約中，也被應用於族規家訓。而且，此類的六諭詮釋引用了許多的善惡故事，跟晚明的勸善思想有相應之處。¹⁰

趙克生則指出聖諭六條的講論方式以嘉靖朝為分水嶺，之前被稱為洪武模式，由鄉里老人持著木鐸沿著道路宣誦六條的內容，這是從上古時代就開始宣達政令的傳統，基本上只是傳達政令，沒有宣講；而嘉靖時期隨著鄉約這種民間基層組織的推行，規定在每月朔望齊聚宣講《聖諭六言》，為嘉靖萬曆之後主要宣講聖諭的方式，被稱為嘉萬模式。¹¹ 他更指出聖諭宣講是在明清兩代都有的社會教育方式，「在明代，宣講的內容是明太祖的《聖諭六言》；在清代，宣講的則是康熙《聖諭十六條》和雍正《聖諭廣訓》。自淵源論，清代的聖諭宣講是在明代的基礎上的繼承與發展。」¹² 雖然沒有清代的研究那麼多，有關明代聖諭六條的研究也自不少，特別是歷史研究者相當關注這部分的材料。¹³ 因此，理解明代的聖諭六條的運用與講述，也有助於理解清代康熙《聖諭十六條》和雍正《聖諭廣訓》的頒佈與施行。¹⁴

9 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5期，頁611-621。

10 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頁620。

11 趙克生，〈明代地方社會的聖諭宣講（代序）〉，收入同氏編，《明朝聖諭宣講文本匯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頁2-6。

12 趙克生，〈明代地方社會的聖諭宣講（代序）〉，頁1。

13 譬如曹國慶，〈明代鄉約推行的特點〉，《中國文化研究》，15期（1997.1），頁17-23；王四霞，〈明太祖《聖諭六言》演繹文本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趙克生，〈從「木鐸宣誦」到「鄉約會講」：明代地方社會的聖諭宣講〉，《史學月刊》，2012年1期，頁42-52；阿部泰記，〈中日宣講聖諭的話語流動〉，《興大中文學報》，32期（2012.12），頁93-130；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頁611-621；林晉葳，〈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

14 後來，康熙的臣民又根據《聖諭十六條》，創製了《聖諭像解》，這也是另一本相當值得研究的書籍。此書用來解說康熙的聖諭，但是圖的形式與內容卻更為接近《養正圖解》與《人鏡陽秋》。《聖諭像解》全書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771699&remap=gb/>（檢索日期：2026年6月29日）如果從形式與內容來看，《聖諭像解》更接近宮廷與上層社會的製作，《聖諭圖解》則是較為貼近一般民間大眾的製作。

二、《聖諭圖解》碑過往的研究

《聖諭圖解》碑立於萬曆十五年（1587），可視為明代宣講聖諭諸多方式下所衍生的文本與圖像，由時任監察御史巡視陝西茶馬事務的鍾化民（1537-1597）所立。目前所可見的搨本，大約高 158 公分，寬約 80 公分。鍾化民將明太祖朱元璋「聖諭六條」的訓示，加以說明，再配上圖繪、圖解與歌謠。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曆八年（1580）進士，在各地當官都屢屢獲得好評。¹⁵ 他顯然深知治理的基礎還在教化民心，因此才有此碑的製作。《聖諭圖解》碑的流傳與作用，主要應該還是透過搨本的製作與擴散而成。至今仍存有多件已被出版或為人所知的搨本，分別藏於芝加哥的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Field Museum）、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及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等，西安碑林也藏有此碑。¹⁶

早在 1903 年法國的漢學家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就注意到這件碑刻，在他的研究中特別對碑文內容進行考察與譯註。¹⁷ 他的學生 Berthold Laufer（1874-1934）更在二十世紀初透過友人以及自己兩次前往中國與日本的旅途中，收得眾多的中國碑刻搨本。《聖諭圖解》搨本便是 Laufer 所收，目前是 Field Museum 所藏高達 7500 件搨本當中的一件。比起該館其他琳琅滿目更加貴重的工藝與器物，這件搨本只是人類學者所收藏的一個小樣本，而且在二十世

15 鍾化民的生平，詳見（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收入《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80，據清武英殿本），卷 227，列傳 115，頁 5971-5972。附錄一錄有全文。

16 目前可見的拓本圖像，有 Ho-hsien Chen, *Catalogue of Chinese rubbings from Field Museum* (Chicago, Ill.: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81), 256, 558, item 1066; Murray, "Didactic Picture Books," 26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 57，頁 153。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也藏有一件拓本，是 George Rowley 教授贈與該館的藏品，在網路上可獲取相關圖像："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s (Shengyu tujie 聖諭圖解),"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accessed March 5, 2023, <https://artmuseum.princeton.edu/art/collections/objects/57574> 相關記錄也刊登於該館的刊物：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Recent Acquisitions," *Record of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8 (1959): 40-42.

17 Édouard Chavannes, "Les Saintes Instructions De L'Empereur Hong-Wou (1368-1398) Publiées En 1587 Et Illustrées Par Tchong Houa-M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3 (1903): 549-63. 陳時龍對於《聖諭圖解》早期的研究史有簡要的說明，指出沙畹與 Victor Mair 都有相關的研究，詳見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頁 612。不過 Victor Mair 的重點還在於清聖祖的聖諭，參見 Victor H. Mair,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s of the Sacred Edict,"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325-359.

紀初，西方世界除了少數的漢學家，也尚未體認到這些搨本在理解中國文化上的重要性。¹⁸

由於 Field Museum 有了這件搨本，後來便引起歐美藝術史學者的注意。1997 年 Craig Clunas 出版了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一書，高聲倡議研究明代的視覺文化，主張日常生活中許多物品上的圖像，都值得進一步研究。這本書帶起一陣風潮，終於中國藝術史學界，也開始回應視覺文化研究的風潮。不過，《聖諭圖解》搨本只有部分被收錄於上述書中，Clunas 也並未對於碑的形制或是內容加以討論，主要還是將之視為官方教化圖像傳播的一種形式。¹⁹ 隨後，Julia Murray 有篇討論明代宮廷規諫圖書的文章，則是收錄了完整的碑刻，根據 Field Museum 搨本資料，簡要的解說了碑刻設立的目的，以及此碑作為教化的作用。²⁰ 不過，因為《聖諭圖解》不是他們論述的主體，所以基本上沒有對文本內容或是圖像進行深入的研究，也未涉及這些材料如何被使用來進行宣講。

一直對於明太祖六諭進行闡發的學者陳時龍，早就指出《聖諭圖解》的製作相當特別，圖與圖解都是鍾化民首創，並指出在更早的時候就有聖諭碑的製作，鍾化民的《聖諭圖解》碑，是繼承前人的作法，但是碑刻的內容增加了圖與圖解，卻是一種新的詮釋手法。²¹ 後來陳時龍更與邢莉莉合作完成了兩篇文章，針對兩件帶有圖像的聖諭碑進行研究，其中就有鍾化民的《聖諭圖解》碑，算是極少數專以此碑為研究對象的文章。兩人的文章首先處理了鍾化民的生平與事業，接著追溯碑文歌謠與故事內容的來源，再來解析碑上圖像的來源與特徵。²² 此文為《聖諭圖解》研究奠定重要基礎，特別是歌謠與故事來源的部分，對本文的書寫相當有幫助。

18 詳情請見“Chinese Rubbings Collection: Introduction,” Field Museum,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25, http://archive.fieldmuseum.org/chineserubbings/introduction_2.asp.

19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50.

20 Murray, “Didactic Picturebooks,” 262–63.

21 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頁 618-619。另外他也持續探討明太祖聖諭在清代的影響，詳見陳時龍，〈清代的六諭詮釋傳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 年 3 期，頁 163-173+238-239。

22 邢莉莉、陳時龍，〈晚明秦之英《六諭解》碑及其圖像研究〉，《美術》，2024 年 12 期，頁 108-113+107；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鍾化民《聖諭圖解》對明太祖六諭的詮釋〉，《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24 年 6 期，頁 68-76+154。

本人在 2005 年曾前往 Field Museum 進行調查，當時就看過該館《聖諭圖解》碑的搨本，且對碑上特殊的圖文配置，感到好奇。後來更發現國立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件《聖諭圖解》搨本（圖 1），故宮的典藏系統中稱其為〈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搨本〉，²³ 品名或許因循著之前藏家的命名而來，故宮購得之後，並未多加更改，但是也可據以知道原來的藏家以為內容是二十四孝故事圖繪。此搨本曾在 2022 年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作為常設展的一部份，當時則稱之為《聖諭圖解》碑。²⁴（以下若無特別聲明，基本上以此件搨本為論述的依據）

三、《聖諭圖解》碑的版式、內容與圖像構成

此碑碑額有「聖諭圖解」四字，碑身兩側各留了一條細長的行間，右邊行刻有「奉 敕督陝西等處茶馬監察御史臣鍾化民繪圖演義」，左邊行則是：「萬曆十五年十月頒發各州縣翻刻刷印，每甲散給十張，各鄉耆保長朔望勸諭百姓，共成仁讓之俗」，清楚標明了立碑者與立碑的用意，立碑者鍾化民更希望各州縣可以翻刻刷印，然後每甲給十張搨本，以便廣為流傳使用。

（一）、《聖諭圖解》碑的版式與閱讀順序

《聖諭圖解》碑身被分成二十四格，方格當中有字及圖繪。明太祖的六條訓誡，每一條都以太祖曉諭、圖、解、歌四個部分來說演繹（圖 2）。一諭佔有四格，六條誡諭就有二十四格。而從整體的安排來說，每四格作為一個單位，整個碑又可以被分成上中下三大段，觀看順序是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依序安排六諭內容。

每一條聖諭佔有四格，四格之間也有閱讀的順序。有著太祖曉諭的部分被安排在右上角，在閱讀上排在第一，當無疑問。從右上角開始閱讀之後，有兩個可能的方向。一是往左看到歌的部分，另一個是往右下看到圖。圖與歌那一樣先讀呢？

23 國立故宮博物院網頁上登有〈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 軸〉全部碑文，對研究有相當的助益。相關資料，詳見「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32028&Dept=P>（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27 日）

24 參照國立故宮博物院，《筆墨見真章展覽主題網站》<https://theme.npm.edu.tw/exh111/calligraphy11104/>（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3 日）

陳時龍認為是「先說理，次歌，次圖，次圖解」。²⁵ 如此一來，歌就排在第二。不過，本文主張在整體圖文的閱讀順序上，應該是聖諭、圖、圖解，最後才是歌謠。

首先，有關圖與圖解的位置，一般都是圖在前，圖解在後，符合多數圖說或是圖解書籍的作法，無論是《帝鑒圖說》、《養正圖解》，或是《人鏡陽秋》圖與圖解的安排都是先圖後文。一些非規諫性質的書籍，像是《唐詩畫譜》、《詩餘畫譜》一類的詩詞選集，也都是圖在前，文本在後。按此，應該也是先圖後文，先看到《聖諭圖解》的圖，接下來才讀解釋圖畫意義的文本。

亦即，在閱讀上，講完該遵守的太祖教誨的意義之後，再以故事為例進一步說明教誨的內容，故事則是以圖畫與圖解兩部分來演示。講完故事之後，經由詩歌朗誦或是背誦的方式，可以將太祖的教誨深深記取，這樣便完成一條聖諭的宣講。如果是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那麼每一條曉諭的四格閱讀順序應該由右上開始順時鐘的方向來進行。然後，再進到下一則聖諭。下方的討論，會再針對這部分的看法，提出更多的證據。

（二）、《聖諭圖解》碑的內容與圖文轉釋

根據《聖諭圖解》碑上的碑文可知，這些用來演義太祖聖諭的故事分別為：孝順父母的「王祥臥冰求鯉」（圖3）、尊敬長上的「司馬光問兄饑寒」（圖4）、和睦鄉里的「黃尚書讓地」（圖5）、教訓子孫的「孟母勉學斷織」（圖6）、各安生理的「陶侃運甓勵志」（圖7），以及毋作非為的「陳寔不發盜惡」（圖8），共有六組圖文，聖諭六條就是以此六個故事為主要內容來演繹。

若以第一則聖諭孝順父母為例，高皇帝曉諭被刻在碑的最右上角，鍾化民一開始就寫道：

高皇帝曉諭我民說道：人生天地間，此身原從何來？皆是父母生育，萬苦千辛始得成立，人子須順父母之心，常思我若與人爭論，便辱罵我父母，即時忍耐。我若身為不善，便玷辱我父母，即時改過。這是做人的根本，就是子孫的樣子。²⁶

25 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頁618。

26 國立故宮博物院網頁上登有〈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 軸〉全部碑文，對本研究有相當的助益。相關資料，詳見「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32028&Dept=P>（檢索日期：2025年9月21日），原故宮所錄文本因碑刻

此則以相當淺顯的文字來解說明太祖聖諭的意涵，因為父母生養兒女不易，為人子者應該要順著父母的心意，且不要與人爭執或者做不善之事，這樣才是做人的根本。

接著在高皇帝曉諭之下的是一幅孝子圖像，榜題寫著〈孝順父母圖〉（圖3），鍾化民接著解說道：

解曰：這臥冰的是晉時王祥，繼母病思生魚，天寒冰凍不可得。祥脫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祥取供母，病遂愈（癒）。今人事親母且不肯孝養，況繼母乎？有食且不肯供奉，況剖冰求乎？祥衣不解帶，藥必親嘗，至孝格天，報以厚祿，故位至三公，可謂事親者勸矣。²⁷

從文中的指稱可知，「解」的部分，就是在解說圖畫內容。這是有關臥冰求鯉的故事，繼母生病想吃生魚，王祥脫衣剖冰求得。文中百般陳述王祥如何地難得，對於繼母孝順異常，還感動老天，獲得上天的恩賜，最後當了大官。

若以傳世畫跡來說，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元人畫四孝圖〉中的第三幅（圖9），是現存王祥臥冰圖較早的例子。²⁸ 畫中王祥赤裸上身，右手肘彎曲撐住上半身且雙唇微張，似乎正訝異的看著雙魚自融解的冰水中探頭而出。畫家畫出了文本所提及的「祥乃啓天而泣，遂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有雙魚透水躍出」。²⁹ 臥冰處被畫家安排在橋下，橋上與右方樹叢旁都有著同感訝異的觀者，表現出在天寒地凍之際，看著奇蹟的出現，不禁敬佩而躬身做揖的樣貌。有趣的是，這幅王祥臥冰圖繪之後的文本，也是先解釋故事，最後配上韻文。就形式而言，也是先圖後文，最後再加上韻文便於記誦傳唱。此種圖、圖解與韻文先後配

殘缺而有漏字，經參照其他版本，將碑刻文本校對增訂，以下所引《聖諭圖解》碑刻文本，均請詳見附錄二。

27 全文見附錄二。

28 林宛儒，〈元人畫四孝圖卷〉，收入邱士華、林宛儒主編，《畫語——會說故事的圖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4），頁57-61。〈元人畫四孝圖卷〉，絹本，38.9×502.7公分，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元人畫四孝圖 卷〉詳見「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Detail/15600?dep=P>（檢索日期：2025年9月21日）

29 本幅伴隨的文本如下：王祥冰魚。王祥冰魚者。王祥。臨川人也。幼亡其父。長奉於母。母因染患。藥餌無痊。冬月。母忽思鯉魚食之。祥遂徧詣湖之處。每有冰結不可得。祥乃啓天而泣。遂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有雙魚透水躍出。祥喜獲之。作羹供母食之。其病即愈。頌曰。王祥行孝極心堅。母患思魚臥結泉。雙鯉出水供母食。當時疾愈至今傳。〈元人畫四孝圖 卷 第三幅 臥冰〉詳見「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Detail/17504?dep=P>（檢索日期：2025年9月21日）

置方式與《聖諭圖解》碑相近，是本文所主張的《聖諭圖解》碑閱讀形式的另一有力證據，³⁰也照見《聖諭圖解》碑所承襲的圖文傳統。

另外，同樣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傳）（明）仇英《畫二十四孝冊》，³¹也可作為參照。雖然這套圖冊不真的是仇英所畫，但是還是相當的精緻，當中的〈王祥臥冰求鯉〉（圖 10）圖像乍看似乎簡單，王祥赤裸上身雙手抱於胸前，強忍寒冷側臥於冰上，面前已有雙魚躍出。此畫沒有多餘情節，而是特別強調天寒地凍萬物僵仆之貌，來彰顯王祥的孝心。前述〈元人畫四孝圖卷〉多了兩組觀者，來見證事蹟的奇特與傳達觀者對孝子的尊敬。明代的版本卻加重山水的比例，以肅殺的冬日來襯托王祥孝心的可貴。有趣的是，此圖雖然沒有觀者，但是前景卻有兩隻白鷺鷥望向王祥，左後方的樹梢上的鷹也側頭看向孝子，右後方的樹上則有三隻雀鳥似乎正議論紛紛，彷彿對於倒臥冰上的人感到好奇。這開臥冰求鯉，主題明確，暗藏細節，值得細細觀賞，確實有著蘇州職業繪畫善於以細節來增色故事的特點，這也是仇英擅長之處。因此，即便此套二十四孝故事以畫風跟技法來看，應該不是仇英所做，但是多方設想增添細節來表現故事的方式，卻很可能是學自仇英，這也是當時蘇州職業畫風的特色。

若以考古資料來看，學界有關早期的孝行圖或是二十四孝圖像的研究，已有許多進展。陳亭蓉追溯北宋二十四孝的故事圖像與文本，找出許多宋金元時期在河南山西等地區的材料，這些孝行圖，涵蓋有壁畫、磚雕以及石棺上的線刻畫。³²邢莉莉與陳時龍的文章也指出王祥臥冰的諸多圖像，羅列了宋金以來的衆多考古材料，認為《聖諭圖解》的王祥承繼了宋金以來的圖像傳統。³³胡松鶴的研究更是近期對於考古出土的孝行圖的集大成之作，是目前對於孝行圖研究收錄資料最龐

30 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醒，元代的這件作品確實足以加強說明在《聖諭圖解》之前的類似圖文配置傳統。

31 （傳）仇英，〈王祥臥冰求鯉〉，《畫二十四孝冊》，絹本設色，31.2×22.3 公分，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編號：故畫 00315300018。〈明仇英畫二十四孝 冊 王祥臥冰求鯉〉詳見「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7062&Dept=P>（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26 日）另外，國立故宮博物院還藏有與此冊構圖幾乎一樣的《明仇英純孝圖冊》（文物編號：故畫 00315400012），可見此類畫冊在當時相當流行。

32 陳亭蓉，〈北宋二十四孝行故事之圖像模式及文本成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153。

33 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鍾化民《聖諭圖解》對明太祖六諭的詮解〉，頁 74。

大的著作。³⁴ 值得注意的是，陳亭蓉明白指出宋代有些孝子圖像的圖式，在石棺、壁畫墓和磚雕墓上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說不同的墓葬或媒材間似乎共享著圖像稿本。³⁵

上述學者匯集的材料，對於追溯王祥臥冰求鯉的故事確實相當重要。王祥故事文本最早可追溯到干寶（?-336）的《搜神記》，³⁶ 不過王祥臥冰求鯉的圖式，並未出現在六朝之前，目前也無唐代實例。陳亭蓉針對二十四孝圖像演變做了相當詳細的說明，並且將有著王祥圖像的宋遼金元墓葬分別詳列而出。³⁷ 不過他在討論王祥臥冰求鯉的圖像時，主要以王祥躺臥的姿態作為依據來分類，共分成三類。³⁸ 而胡松鶴則將這些考古所見圖像，依照是否有觀者，觀者位於何處，背景是否有橋等等，分為五種類型。³⁹

有趣的是，《聖諭圖解》碑上的王祥臥冰故事，跟兩位學者所提供的考古資料並無全然相合者，因為本圖分成上下兩部分，上半與前述的圖像均無關連。不過如果單只比較圖的下半，也就是單看王祥臥冰的圖式：旁邊有樹，樹上掛著脫下來的衣服，王祥臥於冰上，旁邊有魚兩尾，這樣的圖式（且不論倒臥方向）則可以在不少的墓葬中看到。北宋時期河南滎陽孤伯嘴壁畫墓（圖 11）、金代 1158 年的山西長子縣石哲壁畫墓（圖 12）、⁴⁰ 以及 1311 年陝西延安子長縣紅石峁溝水庫元墓的孝行圖（圖 13），⁴¹ 都具有上述的特徵。可見此類僅有王祥臥冰的圖式，至少可以早至北宋時期。若考慮只要是王祥臥冰圖像，而不論是屬於那一類型，目前考古材料也有早至 941 年的耶律羽之遼墓出土的鑲金鑿孝子圖銀罐（圖 14）

34 胡松鶴，〈宋元時期孝行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論文，2019）。

35 陳亭蓉，〈北宋二十四孝行故事之圖像模式及文本成形〉，頁 55。

36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11，〈王祥〉，頁 134。

37 這些資料，對於日後要進行相關的孝子圖像研究，相當有助益。詳見陳亭蓉，〈北宋二十四孝行故事之圖像模式及文本成形〉，頁 121-128。

38 陳亭蓉，〈北宋二十四孝行故事之圖像模式及文本成形〉，頁 41-42、50。

39 特別是文中圖 3-15 王祥臥冰圖的類型，提供了許多可供參考的圖像資料，詳見胡松鶴，〈宋元時期孝行圖研究〉，頁 191-195。另外該論文也將這些裝飾有孝子圖像的考古墓葬彙整成表，對於之後的相關研究甚有益處，詳見胡松鶴，〈宋元時期孝行圖研究〉，頁 426-432。

40 相關研究見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鄭州宋金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嚴曉輝，〈山西長子縣石哲金代壁畫墓〉，《文物》，1985 年 6 期，頁 45-54+102。

41 圖版取自胡松鶴，〈宋元時期孝行圖研究〉，頁 126，圖 2-49。

的王祥臥冰（圖 15）。⁴² 而這樣的圖式或許就是前述〈元人畫四孝圖〉的圖像來源，⁴³ 因為圖像上也是有人對著王祥鞠躬表示敬意。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王祥臥冰在十世紀時已經相當成熟，而且多種類型一直流傳到元明時期。

（三）、古老敘事構圖法的遺留

除了從既有的圖像傳統中取得圖式，《聖諭圖解》的王祥故事之敘事構圖也很特別。《聖諭圖解》臥冰求鯉故事的表現，畫面乍看是單一場景，細讀卻發現至少被建築物分割成屋內、屋外兩景，以便安排更多的情節。邢莉莉與陳時龍也分析了整體的構圖與情節的劃分，推斷出畫面使用了異時同圖的作法來講述故事。⁴⁴ 然而一般來說，較為嚴格的異時同圖的定義，常常是同一位主角數次出現於同一場景，以表現故事情節的推進。若以製作於 12 世紀藏於奈良朝護孫子寺的《信貴山緣起繪卷》為例，尼公卷畫中（圖 16）爲了尋找弟弟的尼姑，一路尋到了東大寺，晚上睡在寺前，一整夜起身拜佛，又睡又醒幾次，最後似乎得到大佛的啓示，於是啓程找尋弟弟。在東大寺大佛前的場景中，尼姑就被圖繪了六次。在同一場景裡，同一個人被圖繪多次，用來表現連續卻於不同的時刻發生的情節，這是最典型的異時同圖作法。⁴⁵ 尼姑在同一場景出現六次，單單只看畫面而不懂這則故事的人，應該會以爲在這個場景中，出現六個尼姑，分別正在坐、臥、祈禱、離開等。亦即，只有將這樣的表現視爲「異時同圖」的作法，才能適切讀出圖繪故事的內容。

而藏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李公麟〈孝經圖〉中的事君章一圖（圖 17），士人

42 蓋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遼耶律羽之墓》（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頁 61-63。胡松鶴在其論文中提及，唐代法門寺的鍍金香寶子上，似乎也有王祥的圖式。不過筆者認爲法門寺的這個圖像到底是不是王祥其實還有疑問，因爲畫面是一位高士坐在樹下，旁邊爲滾滾的溪流，岸邊樹上掛著包袱而非王祥脫下的衣袍。胡松鶴應該也意識到圖像意義的模糊性，試圖解釋此一現象，他認爲是突顯孝子個人，而非表現孝子的故事。筆者認爲就連另外的孝子郭巨的圖像，其實也有待商榷，兩人或許更可能只是一般的高士圖像？參閱胡松鶴，〈宋元時期孝行圖研究〉，頁 414，圖 7-35。

43 〈元人畫四孝圖〉中的王祥故事，其伴隨的文本上被題爲王祥冰魚，該題目並不常見，一般做王祥臥冰或是臥冰求鯉。根據陳亭蓉蒐集的資料，該題或者是來自元人《孝行錄》中的王祥文本，不過兩者內文也並未全然相合，詳見陳亭蓉，〈北宋二十四孝行故事之圖像模式及文本成形〉，頁 84-85。

44 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鍾化民《聖諭圖解》對明太祖六諭的詮解〉，頁 74。

45 詳見泉武夫，《信貴山緣起繪卷：躍動する絵に舌を巻く》（東京：小学館，2004）；佐和隆研執筆，小松茂美編，《日本繪卷大成（4）信貴山緣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在此圖出現了兩次，也常被說是異時同圖的作法。這件〈孝經圖〉根據《孝經》文本繪製，一圖配一章（原十八章，現存十五章），為多景而非連續性構圖的敘事畫。⁴⁶在〈事君章〉一圖中，描繪了士人在朝與在家的兩個情景。畫上有著從左下方冉冉往右上上升的雲條帶，從中將畫面斜切分為兩個場景。人物的確是處在不同的時刻，但是也出現在不同的場景。在此是兩個不同場景被並置在同一畫面上，而非如同上述的尼公卷般，在同一場景中主角出現數次。像〈孝經圖〉中這樣的作法，應該可以用更清楚的分類來表述，因為類似的構圖法，也出現在其他的中國繪畫或是版畫上。我傾向將這類的敘事構圖稱之為「異景同圖」，但是這所謂的「異景同圖」，只侷限在討論單一的小畫面，主要是指在這種小型的構圖上（冊頁或書中插畫），畫面被切分為數個場景的狀況。

而此種於小範圍畫面上，設法分隔成數個不同場景來刻畫故事文本的作法，在明代初年的宮廷寫繪本中即可見到。例如現藏於日本東洋文庫的明宣宗元年（1426）宮廷製作的《御製外戚事鑒》，在手工繪製的書頁插畫上，可以用建築、雲氣或是樹木劃分出四、五個以上的場景。⁴⁷這樣的狀況，也被保留在早期的版畫上。一批在上海出土的說唱詞話刊本，約莫於成化十四年（1478）出版（現代重刊後被稱為《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當中有不少的插圖，就是將兩個場景並置於同一頁面。以《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書中版畫插圖為例，往往在單頁的插圖上，直接使用屋頂或是一整排的雲氣，將畫面切分成上下兩個不同的場景。譬如這張〈太公遣兒去耕田〉、〈王郎耕田遇算命先生〉二景（圖 18），就是一排黑色的如意頭形狀的雲朵，從中間橫過，硬生生的將畫面分成兩景。此書中的四幅插圖，都是以類似的方式類切割場景，第一幅用雲朵，另外三幅則使用屋頂從中橫過來分景。⁴⁸

有時繪稿者也會使用比較細膩的作法來表現，譬如這張《新刊全相說唱包龍圖

46 李公麟的〈孝經圖〉圖檔，詳見“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ccessed September 24, 2025,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895>.

47 《御製外戚事鑒》共有五卷，被裝訂成兩冊，相關圖像，分見「東洋文庫典藏資料系統」：https://www.toyo-bunko.org/gazou/2009/gazo2009_read.php?TGName=XI-3-B-12_1（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東洋文庫典藏資料系統」：https://www.toyo-bunko.org/gazou/2009/gazo2009_read.php?TGName=XI-3-B-12_2（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相關研究詳見孫衛國、張磊，〈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製外戚事鑒》考略〉，《廣東社會科學》，2015 年 4 期，頁 138-147。

48 相關圖版，詳見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冊 4，頁 1a、5a、9a、12a。

陳州糶米記》插圖（圖 19），乍看像是一個完整的場景，若不是有兩個榜題清楚標明了上下為不同場景，會以為就只是單一旦完整的場景。貌似連貫的構圖，畫面中段以黑色的雲塊與柳樹作為區隔，上半是〈將近陳州渡蔡河〉圖繪包公渡河前往陳州，下半〈包相私行糧米價〉是包公私自出行詢問米價。兩個不同的場景，被「合理」的並置在畫面上，雖然仔細看的話，會發現下方的雲朵與屋頂有些奇怪。另外一幅《新刊全相說唱足本仁宗認母傳》的插圖，也是類似的狀況。乍看完整的花園場景，中間被花園裡常見的欄杆與石頭再加上雲氣分成了兩景，加上兩個榜題分別為〈西臺御史問郭槐〉、〈西臺御史受金寶〉，其實是描繪主角在兩個不同時刻的不同場景。⁴⁹ 可知，較為早期的明代版畫插圖，有著在單一畫面上利用建築或是花木或是雲氣，將畫面分成不同場景的敘事手法。《聖諭圖解》的臥冰求鯉圖繪就是接近這樣的作法，也就是說此圖其實保留了比較古老的敘事構圖法。

即便如此，圖繪的表現往往更為複雜。如果將《聖諭圖解》中的臥冰求鯉整幅畫視為一個大的場景，那麼的確王祥出現了兩次，或許可以稱之為異時同圖。然而，我們同時又可將之視為上下兩個場景，或可稱之為異景同圖。這上下的兩個場景，以建築隔開。每個場景之內，主角雖然只出現一次，但是似乎又可以順著畫上的物象，讀出幾個在不同的時刻發生過的情節。屋外前景是裸著上半身的王祥，臥在冰上，左前方小坡之後的樹上，還掛著脫下來的上衣，暗示著他曾脫衣，才走到冰上躺臥，同時畫中也已有兩條魚躍於冰上。雖然屋外結冰的河床上，看似單一場景，但卻表現了至少三個不同的時刻：脫衣、臥冰、魚躍而出。而在畫的上半部屋中的大堂之上，王祥已經把獲得的兩條鯉魚烹煮裝盤，雙膝跪地，親自將魚獻給繼母。值得注意的是，右上方還降下一位仙女，不過原來的故事中並沒有仙女出現。對照鍾化民的圖解文字，畫上從天乘雲而降的仙女，應該是老天給予王祥厚祿的具象化呈現，也就是：「至孝格天，報以厚祿，故位至三公」的情節表現，並不是如同二十四孝故事裡賣身葬父的董永一般真遇到了仙女。這樣的安排使得上半場景至少有著王祥鮮魚供母，以及日後上天報以厚祿的兩個不同情節。

在靜態的圖繪上，試圖表現情節的推進，其實相當不容易。古代中國畫家有時是在畫面上提供種種線索，讓觀者循線完成情節的推演。東漢武氏祠中的荊軻

49 這兩景於一幅呈現的圖版，詳見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冊 4，頁 13a。

刺秦王一景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呈現，畫面上有著：被掀開的裝著樊於期首級的盒子、秦王被斬下的衣袖、插入柱中的匕首、被秦王武士攔腰抱住的怒髮衝冠的荊軻等。根據這些圖像與細節，觀者可以據以讀出劇情的進展，陳葆真稱之為「同發式」構圖。⁵⁰ 因此，《聖諭圖解》的臥冰求鯉圖繪，無論被視為異時同圖或是異景同圖，在上下的兩個各自的場景上，也是以上述的種種線索來提示情節。從這一點來看，《聖諭圖解》的圖像似乎還遺留有更古老的敘事特徵，可以上追到類似東漢畫像石的同發式敘事表現。無論是用來製作故事場景的異時同圖、異景同圖，或是用來暗示有著連續性敘事情節發生的同發式構圖，這些敘事表現在明代晚期的繪畫或是版畫都已經比較少見，卻仍被保留在陝西地區的一件碑刻上，相當值得日後更多的關注。

四、《聖諭圖解》整體圖文的可能來源

碑刻搨本以及版畫，都是集衆人之力，分成數個階段才能完成。繪稿者製作出畫稿，刻工才能將其上石或是上板。碑刻完成之後，才能做出搨本；印製書籍的板片刻完後刷印，才有書本的產出。每個階段負責的畫家或是工匠，對於最後的產品都可能有所影響。當然，最具影響力的往往是整個製作的負責人。特別是鍾化民想要利用圖像來教育人民，對於《聖諭圖解》碑的圖像構成應當頗為關注。因此，也不難想像主其事的鍾化民很可能是先提供了故事文本，或許也找尋了故事圖像供繪稿者參照。按照碑刻的品質來看，繪稿者應該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甚至可能在鍾化民的指示下完成圖像。

那麼，《聖諭圖解》碑的圖文依據可能來自何處呢？以王祥故事為例，雖然相關文本最早出現於干寶《搜神記》，但是根據陳亭蓉所收集的資料顯示，王祥故事從六朝以來，經過多重傳抄，雖也有出現於正史或其他著錄中，但是唐宋以來最常見的就是被收錄在《蒙求》、《初學記》、《藝文類聚》、《補注蒙求》、《太平

50 陳葆真，《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臺北：石頭出版社，2011），頁 71-112。關於漢代的敘事畫表現，陳葆真列舉了多種構圖法，當中的荊軻刺秦王就被歸入同發式的構圖法。有關中國古代敘事畫的構成，相關的研究，尚可參見盧冠蓁，〈從〈洛神賦全圖〉看敘事畫傳統在宋代的融合與演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紀慕妮，〈北宋開化寺西壁報恩經變敘事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孫玥，〈南宋《法華經》扉畫的敘事、構圖及稿本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御覽》、《日記故事》、《純正蒙求》一類的類書或是蒙書。⁵¹ 同時，考慮到明代是視覺文化相當發達的時代，圖像大量出現在不同的媒材上。⁵² 繪畫與工藝之外，明代興盛的出版業更亟需大量的圖繪，圖繪的抄襲、改造、重組不勝枚舉。⁵³ 鍾化民在挑選六諭相關的故事時，更可能以當時手邊可獲得的書籍為參考。特別是若以民間流傳的童蒙書籍來教育一般大眾，再適合也不過。

近年來受到學者關注的《日記故事》一類的書籍，便是當時教育大眾的基礎教材。《日記故事》是元朝建安虞韶（生卒年不詳）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編，講述值得學習的歷史人物道德佳行，讓幼童理解並加以背誦。同時，林桂如指出《日記故事》亦曾被拿來作為社學用書，⁵⁴ 劉瓊云列舉了許多士人吩咐要以《日記故事》或小學作為童蒙教材的事例。⁵⁵ 學者也發現這些《日記故事》內容或許有些許不同，但是大致選材接近，許多還是相互傳抄或者翻刻，可以想見當時受歡迎的程度與流傳的廣度。⁵⁶ 同時，大澤顯浩在討論明代二十四孝故事的形成，也認為萬曆年間的《日記故事》系統逐漸佔上風，成為現今大眾最熟悉的系統。⁵⁷

因此，當鍾化民在編訂《聖諭圖解》圖文時，相當可能以這些童蒙書籍作為參考。為了探查鍾化民使用此類書籍的可能性，在此挑選了數個《日記故事》版本來作為比較的重點。⁵⁸ 用來比較的版本有藏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現存紀年最早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福建地區熊大木（1506-1578）所編訂出版的《新

51 陳亭蓉，〈北宋二十四孝行故事之圖像模式及文本成形〉，頁 101-108。

52 詳見 Craig Clunas 在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一書中的討論。

53 有關插圖的製作改造與母題重組，詳見許詩敏，〈繪刻兼善：劉素明與明末版畫的製作〉（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54 林桂如，〈明代《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以《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為中心的考察〉，頁 91。

55 劉瓊云，〈我們可以從明代道德故事類書中讀出什麼？——知識編輯、文化網絡與通俗忠觀〉，頁 6。

56 有關版本的討論詳見鄭美瑜，〈傳統蒙書《日記故事》探究——以文獻為主的考察〉（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57 大澤顯浩，〈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明代研究通訊》，5 期（2002.12），頁 11-33。

58 劉瓊云文章中列舉了 12 種不同版本的《日記故事》來作為討論的依據，劉瓊云，〈我們可以從明代道德故事類書中讀出什麼？〉，頁 12-14。林桂如也提及較早的《日記故事》版本，二十四孝故事尚未成為系統集中編排，目前看到的最早有二十四孝系統呈現且有明確紀年者是《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便覽與賢日記故事》4 卷（簡稱黃正甫本），詳見林桂如，〈明代《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頁 95。

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以下簡稱熊大木本）、⁵⁹ 藏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的《日記故事》有朱天球嘉靖四十五年（1566）序的刊本（以下簡稱朱天球本）、⁶⁰ 藏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新刊二十四孝故事 / 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明萬曆中鄭氏聚垣書舍刊本（以下稱聚垣書舍本），此版本或許成書於 1600 年之前。⁶¹ 以這三種版本查找《聖諭圖解》碑所錄故事，除了黃尚書讓地的故事之外，其他幾乎都可以在這些書中尋得，並且這些故事有的還配有插圖。⁶² 雖然無法具體說明鍾化民一定參考了那一種刊本，但是當時流傳甚廣運用甚多的日記故事，很可能就是鍾化民編輯時的重要圖文參考。

《聖諭圖解》有可能從日記故事的系統中取得道德教誨的故事，那麼在圖像上有無可能也引用呢？以王祥臥冰求鯉來說，聚垣書舍本因為前面二十四孝獨立成單元，每個故事都有較小的圖（圖 20），以王祥的部分（圖 21）跟《聖諭圖解》臥冰的王祥（圖 3）比較，有許多相像之處。兩處都是左方有樹，樹上有王祥脫下的衣服。而且，聚垣書舍本還在河岸上多了一個人跟王祥揖手，更晚的黃正甫本也有類似的圖式（圖 22），雖然前者在岸邊還多了一雙靴子，冰上只有一條魚，而後者的冰上維持著兩條魚，但是兩者的基本圖式相同。這樣的作法可追溯到 941 年的遼代耶律羽之墓的鑲金鑿孝子圖銀罐器（圖 15），表現出有旁觀者作揖以示景

59 此書現代影印本，詳見虞詔纂集，熊大木校註，《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收入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據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影印），冊 2，575-752。同時，詳見附錄三《聖諭圖解》所收故事圖文與各個不同版本日記故事之對照表。

60 此書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索書號 310.21 08371，書影可於該館網頁獲得，詳見「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9e86778dfd8e4d249e90c7b3c8c01d93fDM5Nzk2OA2.VKf_A_f6RR88ge9JtGZUNSExFIHniCqnfiath_EedLs_&page=&SourceID=0&HasImage=（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

61 David Helliwell 是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館員，在該館的網頁上記載了本書的狀況，此書原本被認為是海內外孤本，不過他提及其實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還有一本。Helliwell 接著說明該書是最早被運到歐洲去的中國書籍之一，跟其他類似的書籍一起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成員自東南亞華商處購得，並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場拍賣會上，被當成「奇珍異品」（curiosities）出售。他也根據荷蘭書誌學家范塞爾姆（Bert van Selm）的說法，推測這很可能是在 1602 年由阿姆斯特丹的船隊帶到荷蘭。詳見該館網頁：<https://serica.blog/2013/03/>（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1 日）。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版本，前面的二十四孝的部分已經不全，只剩最後半頁。詳見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Gallica），《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Xin khie chong ding bu yi yin shi da zi ri ji gu shi da cheng, Recueil.）<https://gallica.bnf.fr/view3if/ga/ark:/12148/btv1b90061438>（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

62 詳見附錄三。其實比較表中還使用了更晚的兩種版本，但是因為要討論的是來源問題，所以在此不特別詳細論述。不過，較晚的兩種刊本都是節錄本，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在書中找到多數故事。

仰的場景，〈元人畫四孝圖〉（圖 9）也採用這樣的模式。也就是說，明代《日記故事》中的王祥，或許在小處有所增減，但保留有來自孝子圖像的長遠傳統。當然，考慮到孝子圖像的需求與普及，鍾化民要取得王祥臥冰圖式並不難。

再來是孟母斷織的部分，孟母為教訓孟子勤學，而以刀砍斷正在織的布料。聚垣書舍本的插圖（圖 23），孟母立於屏風前，右手拿刀，左手指向織布機，回頭看著雙膝跪地的孟子希望他能記取教訓。聚垣書舍本的圖式，跟《聖諭圖解》中坐在花園中織布的孟母訓子（圖 6），雖有場景上的不同，但是孟母姿態與孟子下跪的圖式頗為相近。除了孟母訓子之外，武梁祠畫像石的曾母投杼（圖 24）也有頗為類似的圖式，⁶³ 邢莉莉、陳時龍也指出這樣的圖式具有相當長遠的圖像傳統，在明代的許多出版物也都可以覓得。⁶⁴ 如果追索書籍插圖傳統，孟母教子而斷機杼的圖式，甚至可以上追到元代的版本，藏在東洋文庫的《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是覆元刊本重刊（五山版）的版本，其中也有孟母教子而「以刀斷織」的插圖。⁶⁵ 而上述《日記故事》系統中此類圖式，是更容易獲得的來源。《聖諭圖解》的孟母斷織圖，則增添了許多花園配置的細節，是更為精緻的版本。

雖然邢莉莉和陳時龍認為《聖諭圖解》後面四則故事沒有可以使用的前代圖式，認為畫家使用了當時常用的母題與場景布置來構成這些圖。⁶⁶ 但是其實明代的《日記故事》書中，還是可以找到某些相同故事被圖繪。值得注意的是陶侃（259-334）運甓勵志的故事，熊大本（圖 25）跟聚垣書舍本（圖 26）都有圖，兩圖的主角陶侃都是身穿官服手上抱著大甕，立於廳堂之上，轉頭望向左方。只不過熊大本還多了另一位官員，似乎正在詢問為什麼陶侃要搬動這些東西。而聚垣書舍本只有陶侃，如此一來，便顯得有些奇怪，因為陶侃轉過頭，卻沒有人可以跟他對話。兩幅圖頗為相近，不過從這個比較看來，聚垣書舍本有可能是在熊大本的基礎之上又做了變化，也就是前者或許參照過後者的圖式再行改造。

63 曾母投杼之圖可參閱容庚，《漢武梁祠畫像錄》（北京：北平考古學社，1936），頁 5。

64 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鍾化民《聖諭圖解》對明太祖六諭的詮解〉，頁 75。

65 東洋文庫的《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索書號：貴重書二-B-a-1）共有兩卷，孟母故事的題目是「以刀斷織」，位於卷上，頁 34a。圖版詳見「東洋文庫典藏資料系統」：<https://app.toyobunko-lab.jp/s/main/document/99524de2-212a-ae50-68aa-869fe2c9c70e>（檢索日期：2025 年 10 月 4 日）

66 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頁 75。

陶侃運甃是陶侃早晨將磚搬至屋外，晚上再搬回屋內，每日勤奮不懈鍛鍊自己的故事，甃其實是一種磚。⁶⁷不過上述兩張版畫插圖，都畫了陶侃正在搬動大甃，或許是當時人的誤會，以為甃是一種大陶甃。相較之下，《聖諭圖解》本（圖 7）就更奇怪，因為搬東西的人並非陶侃，比較像是部屬或下人，而陶侃正在指揮這些人勞動。而且搬動的事物，也跟前兩幅插圖不同，看起來像是一種小陶瓶。鍾化民的圖解說道：「解曰：這運甃的是晉時陶侃。為廣州刺史，朝運百甃於齋內，暮運百甃於齋外。語人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⁶⁸其實還是提到了甃，只是此處繪圖者（或鍾化民）似乎都將之誤解為某種陶瓶。再者，畫家畫成其他人在搬東西而非陶侃，這種不合理之處，或許是鍾化民與畫家溝通不良，或是畫家很難想像官員要自己搬東西？從這三幅圖的比較來看，兩幅版畫插圖彼此間的淵源較深，而《聖諭圖解》本的陶侃官帽兩側展腳上翹，這跟聚垣書舍本的陶侃比較接近，如果不是有直接的淵源，或許有共同的淵源，兩者在人物造型穿著上也比較接近。

最後一則關於陳寔（104-186）不發盜惡的故事，鍾化民的圖解：

解曰：這正衣冠坐的是陳寔。夜有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呼子孫。訓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於地。寔遺絹二疋，其人改過，一境無盜。⁶⁹

這是東漢陳寔發現有盜匪侵入，藉由訓誡子孫而感化了盜賊，賊人認錯之後，陳寔還贈與他絲絹兩匹，後來不只是這賊人改過自新，他所治理的縣城也都沒有盜匪。

熊大木本（圖 27）跟聚垣書舍本（圖 28）書中都有這個故事，而且都配有插圖。雖然前者的陳寔站著，而後者坐於屏風與書案之間，但是兩幅插圖的場景卻相當接近，廳堂與屏風的相對位置、人物的朝向以及表現地板的菱形方塊，也大致相同。兩圖的陳寔都位於畫面右方，僕人居中，正要把絹布拿給左方的盜賊，關鍵人物的相對位置也近似，兩張插圖似乎有著某種關連性。《聖諭圖解》本的

67 「陶侃運甃」典出《晉書》，卷 66，〈陶侃傳〉，詳見「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成語典」：<https://dict.idioms.moe.edu.tw/idiomView.jsp?ID=17991&webMd=1&la=0>（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

68 全文見附錄二。

69 全文見附錄二。

陳寔（圖8），端坐在單扇大屏風前，是最顯眼的人物，旁邊燭台正點燃著，表示出故事發生在夜晚。畫面右方立著大小三人，應該是陳寔的兒孫輩，中間跪著盜賊，畫面左邊兩人，其中一位正要把絹交給這位認錯改過的賊人。此圖的陳寔、賊人與僕人的三人朝向與相對位置，約莫是兩幅版畫插圖的左右相反的鏡像，也就是畫家或許也參照了前面的插圖或相關的圖繪，而做了新的改動，讓陳寔更加突顯，也加強他訓誡子弟的用心，比起兩幅插圖，有著更多情節的展現。

《聖諭圖解》中，比較找不到直接相關圖繪來源的是尊敬長上的「司馬光問兄饑寒」（圖4）、和睦鄉里的「黃尚書讓地」（圖5）。不過，在熊大木本跟聚垣書舍本的《日記故事》中，甚至是後來更簡縮版本的《日記故事》版本，都收有「司馬光問兄饑寒」，顯示司馬光盡心盡力的侍奉兄長不讓他受寒或受饑的故事，是尊敬長上的好範例，也為眾人所知曉。《聖諭圖解》中司馬光故事的場景位於花園之中，前有岩石樹木環繞，後有屏風桌椅，身著官服的司馬光拱手似乎正在詢問兄長是否感到饑寒，桌上佈有飯菜，桌前還有捧衣奉茶的僕人，隨時侍奉著。在《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中，〈太公遣兒去耕田〉的插圖（圖18），坐在屋內屏風前的老先生頭戴高帽滿臉長鬚，身旁侍者替他拿著長杖，這樣的老者形象頗為常見，很能成為《聖諭圖解》中司馬光的兄長的參照。而在一旁的司馬光拱手恭敬的模樣，在聚垣書舍本的《日記故事》也有不少類似的圖像。即便《日記故事》中的此則故事，並沒有可以直接引用的插圖，畫家仍然可以將這些圖像重組成需要的場景。確實如邢莉莉、陳時龍所推測，畫家很可以利用既有母題來組成插圖。⁷⁰

至於和睦鄉里的「黃尚書讓地」更是一個讓人困惑的案例，圖解說道：

解曰：這寫詩的是宋時黃尚書，舊居為鄰侵越，子弟欲訴於官。公批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夫世人爭尺寸地且訟於官，況侵舊居乎？雖匹夫欲求勝，況尚書乎？試看古今廢興，幾番春夢。嘗思未有時節，所須無多，何與人爭訟之有？⁷¹

70 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頁75。

71 全文參照附錄二。

故事大要是黃尚書對於鄰居侵犯自家舊居的土地，抱持著息事寧人的態度，也要子弟們看開一點莫要斤斤計較。⁷²《聖諭圖解》的和睦鄉里圖沒有畫出鄰人如何的侵佔土地，或許這也是比較難以圖繪的部分，反而呈現的是有著松樹湖石庭園的一角，背景立著單扇大屏風，襯出正在觀看著卷軸的黃尚書與家眷。這有如在庭園中欣賞書畫的場景，或許畫的是黃尚書正在給子弟們看他寫在訟紙尾端的詩句。只是這樣的圖式，反倒令人想起了當時也很流行的《蘇蕙璇璣圖》（圖 29），蘇蕙故事在晚明甚受歡迎，圖像幾乎隨手可得，國立故宮博物院也有一件舊傳仇英所畫的作品。⁷³亦即，畫家或許採用了這樣隨處可見的圖式，加以變化而成。

熊大本本成書於 1542 年，聚垣書舍本沒有具體紀年，學者判斷或許成書於 1600 年之前。上面的比較顯示兩種日記故事版本的插圖，似乎也有著傳承變化的關係，雖然無法確知是否為直接抄襲引用，但是大約可以猜測出日記故事系統圖像的相互傳抄的狀況。而《聖諭圖解》圖式與這些日記故事插圖的比較，雖然不能完全據以斷定為直接的來源。但是，這些比較卻仍然可以顯示《聖諭圖解》圖式與當時最流行的童蒙書籍插圖的關連性。亦即，母題與部分圖式的相似處，或許是因為都使用了既有的圖像傳統，以及當時流行於民間的圖像資料所造成。

不過，《聖諭圖解》的圖像風格相較於日記故事版畫插圖而言，則是更為精緻的製作。《聖諭圖解》的六幅圖，線條硬挺，人物描寫精準，廳堂、屏風、湖石、桌案、花瓶，甚至是燭台等等細節都相當豐富，風格在《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新刊全相說唱包龍圖陳州糶米記》等成化說唱詞本中都可以見到，甚至可以往上追溯到現藏於日本公文書館的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話系列。⁷⁴雖然有著明代承繼南宋畫院圖繪傳統的浙派影響，但是較之浙派後期更加強調力量與筆墨橫飛的作法，《聖諭圖解》圖的線描顯得更為持重端整，或許可以視為是南宋以來的畫院風格仍在民間流傳的例證。

72 故事中這位黃尚書是誰，邢莉莉、陳時龍幾番查證之後，亦無法斷定，他們列舉了數種說法，也查出最早寫出上述詩歌的應該是五代詩人楊炯，但是故事中的主角，卻有黃尚書、詹尚書等不同的說法，沒有定論。詳見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頁 73。

73 相關研究詳見陳香吟，〈明清〈若蘭璇璣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論文，2009）；Ellen Johnston Laing, "Suzhou Pian and Other Dubious Paintings in the Received Oeuvre of Qiu Ying," *Artibus Asiae* 59 (2000): 265–295. 中文翻譯：（美）艾倫·約翰斯頓·萊恩，李倍雷譯，〈蘇州片中仇英作品的考證〉，《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2 年 4 期，頁 29–47。

74 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話》五種，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原為紅葉山文庫收藏，索書號：重 00 2-0002。亦可於該館的網頁查閱或下載書影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五、《聖諭圖解》的講述

這些《聖諭圖解》的教化內容，到底在何種場合，用何種方式來講述，繼而傳播出去呢？章潢（1527-1608）的《圖書編》中，提到了在明初的時候，每一鄉每一里中，會讓年老、殘疾，或是眼盲者，在小孩的帶領之下，於鄉里當中巡迴的叫喚勸導，叫喚的內容就是聖諭六言。而且，原來明太祖的規定是每個月都要這樣做六次。雖然實際施行上，未必真有如此確實。⁷⁵ 趙克生認為隨著鄉約基層組織的推行，嘉靖萬曆之後主要宣講聖諭的方式是在每月朔望的鄉約會講中。⁷⁶ 陳時龍也指出萬曆年間的六諭被運用在講學會中，且同時使用許多的善惡故事來詮釋六諭。⁷⁷ 《聖諭圖解》的碑上左側，就刻有「萬曆十五年十月頒發各州縣翻刻刷印，每甲散給十張，各鄉耆保長朔望勸諭百姓，共成仁讓之俗」的指示，可知此碑的完成就是在這樣的風潮之下的產物。當時製作石碑的時候，就是鼓勵各地方官及百姓要廣為流傳，並時時宣講，這是具有理想性格的鍾化民的期待。

明代中期之後，鄉約盛行。鄉約是一種基層社會的自治組織，但是往往因時因地，以及提倡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⁷⁸ 明代中期的鄉約主要是士大夫領導下，所呈現的地方社區意識的展現。⁷⁹ 特別的是在各地不同的鄉約聚會中，幾乎都會講述明太祖的《六諭》，朱鴻林認為引用《六諭》是替鄉約找到法源的依據。⁸⁰ 鍾化民也要約長、約副每月朔望聚眾講解《六諭》，看起來就是想要透過鄉約組織的聚會宣講來教化民衆。因此，如果檢視現存的一些鄉約進行的規範與記錄，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推測在鄉約中講解《聖諭圖解》的執行狀況。

明代湛若水（1466-1560）所編撰的《聖訓約》，或許能提供我們對於當時講解聖訓的一些具體的想像。《聖訓約》在 1544 年出版，⁸¹ 是湛若水在鄉里間提倡沙堤鄉約第一次集會之後，具體的把鄉約條文、集會宣講等步驟，以文字和圖像留

75（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香港：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卷 92，頁 10b-11a。

76 趙克生，〈明代地方社會的聖諭宣講（代序）〉，頁 2-6。

77 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頁 620。

78 朱鴻林，〈二十世紀的明清鄉約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2 卷 1 期（2004.4），頁 175-196。

79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 352。

80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頁 350。

81（明）湛若水所編撰的《聖訓約》藏於國家圖書館，索書號 104.7 00493。

下紀錄。⁸²即便朱鴻林提醒研究者每個鄉約都有其特殊性，不會都相同，但是這本書還是相當有參考價值。《聖訓約》鉅細靡遺的記下了沙堤鄉約第一次聚會，會前的準備、聚會進行的步驟，揖讓進退都有法度。在眾人聚集之後，典禮開始，先是聽讀聖訓宣諭，再來是聽講訓諭與經書。中間還有酌酒、宴飲等活動。再來就是聽鄉約、聽講書。最後將眾人所知鄉里中人的善惡言行登記在冊並公開宣布之後，方告禮成。⁸³《聖訓約》中繪製了六張插圖，當中的「約賓跪聽宣聖訓圖」（圖 30），⁸⁴畫的就是前述第一項活動，圖上眾人跪地端坐於約亭之前，亭中備有香案，接著有人朗讀明太祖聖訓以及明世宗的宣諭。撤掉香案之後，進行第二項活動，則是講者面朝北，講述聖訓跟宣諭，雖然此項活動沒有插圖，但是書中的「讀約講書之圖」（圖 31），⁸⁵畫面的呈現，跟第二項講訓諭經書頗為相近，能夠據以想見聽講訓諭的狀況。

鍾化民倡導講解《聖諭圖解》，應該就會是在這樣的鄉約眾聚的場合。雖然不見得完全像沙堤鄉約一般有著這麼複雜的程序，但是應該也是在類似的場合下，有鄉里長老根據《聖諭圖解》碑（很可能是揚本）的內容，來講述太祖的聖諭。而且，碑上的圖解文字往往還寫著：「這臥冰的是晉時王祥」、「這侍立的是宋朝司馬光，這坐的是長兄伯康」、「這斷機的是孟母，跪的是孟軻」，原來就是設想著要讓人指著碑上的故事圖畫講解。如果眾人不是環繞在碑前，就可能是有揚本可以展示給聽講的眾人觀看。實際的《聖諭圖解》碑講讀，或許就是如同上述「讀約講書之圖」，每月初一十五時聚眾宣講《聖諭圖解》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在圖與圖解之後，呈現的就是歌謠的部分。譬如將孝順父母的德行，編成了歌謠，讓人民可以詠唱，便於記憶，也能收到潛移默化之效：

歌曰：我勸吾民孝父母，父母之恩爾知否？生我育我苦萬千，朝夕顧復不離手。豈但三年乳哺艱，甘脆何曾入其口？每逢疾病更關情，廢寢忘餐無不有。虎狼猶知父母恩，人不如獸亦可醜，試讀蓼莪詩一章，欲報罔極空回首。人誰不受劬勞恩？我勸吾民孝父母。⁸⁶

82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頁 293。

83 關於活動項目跟儀式，朱鴻林有非常詳細的解說，詳見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頁 312-323。

84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頁 315。

85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頁 317。

86 可參照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 57，頁 153。以及附

《聖諭圖解》根據六諭，所收錄的六種歌謠簡明易懂，也便於記憶，透過傳唱，這種種的道德義理就更加能深入人心。根據邢莉莉與陳時龍的研究，鍾化民碑上所錄的這些歌謠，應該是來自溫純（?-1607）所做的〈溫軍門六歌〉。他們認為溫鍾兩人為官與出身的地域有許多重疊處，鍾化民很可能因此得到溫純改編的歌謠。⁸⁷ 這樣的推論確實有其說服力。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這些官員到各地為官，來回往復與酬酢文會之間，確實有可能帶動文化與訊息的交流。⁸⁸ 特別是在官員即將離開治理之所時，當地的其他官員與仕紳也往往有送別的餽贈，甚至有贈別詩詞多到可以編輯成書的記載。⁸⁹

以鑒誠成效來說，以前較少注意到以歌謠傳唱來加強傳播推廣的效果。如果以南宋《中興瑞應圖》為例，每一段的圖文配置，先圖後文，文本解釋圖繪，最後更加上押韻的詩作。⁹⁰ 看起來宋代甚或更早，就已經知道使用歌謠傳唱來大力傳播所要推廣的故事或奇蹟。傳唱於市井之間的歌謠，的確有時能帶來驚人的效果。明代人應該相當有體會，元末明初韓山童就編造出「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歌謠四處傳播，藉以動搖人心推翻元朝。⁹¹ 而在《三國演義》小說

錄二。

87 邢莉莉與陳時龍認為溫純改編了更早的歌謠，成為現在鍾化民所抄錄的版本。他們的論點之一是：溫純是陝西人，曾在杭州做官，鍾化民是杭州府人卻當上陝西的茶馬御史，兩人在出身與為官的地域上多所重複，因此鍾化民很有可能在杭州或陝西時，獲得溫純所做的〈溫軍門六歌〉。邢莉莉與陳時龍的文中詳細說明了這些歌謠的可能來源，兩人檢索了許多的資料，他們也提出更早的來源可能是羅洪先的〈六諭歌〉。詳見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鍾化民《聖諭圖解》對明太祖六諭的詮釋〉，頁 71-72。陳時龍在更早期的文章中就已經持這樣的看法，詳見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諭的詮釋〉，頁 617，註 2。

88 更有甚者，這些官員為了彰顯自身，也製作了不少相關的圖繪，詳見朱鴻，〈《徐顯卿宦跡圖》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 2 期，頁 47-80。另外有關武官所締造的功績圖，詳見馬雅貞，〈戰勳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17 期（2011.12），頁 49-89。

89 在本人的研究中就發現，曾在蘇州為官的陳一德即將離開蘇州時，當地的仕紳為他所寫的詩詞，已經多到可以成書，因此，現今還留下當時為這些詩詞即將成書所寫的序文。詳見林麗江，〈解構與重建：明仇英《臨宋元六景》圖冊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8 卷 3 期（2021.3），頁 1-56。

90 《中興瑞應圖》的研究，可參照 Julia K. Murray, "Sung Kao-tsung as Artist and Patron: The Theme of Dynastic Revival," in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ed. Chu-tsing Li, James Cahill, and Wai-kam Ho (Seattle: The Kress Foundatio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Kansas;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27-36; Julia K. Murray,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ic Revival," *Bulletin of Sung Yuan Studies* 18 (1986): 41-59.

91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 3 上，錢謙益（1582-1664）轉錄該文，詳見《國朝群雄事略》（約成書於 1626 年，華文書局影印適園叢書本），卷 1，頁 1。

中，也有許多特意編造出來的童謠，傳唱於市井之間，達到滲透人心的效果。鍾化民顯然知道歌謠的力量，因此也將相應的歌謠，刻入《聖諭圖解》碑，講解完聖諭後，還要讓聽眾唱誦歌謠，以達到教化目的。

然而，一般人民到底是如何接受這樣的教誨呢？這樣的教誨到底有沒有效果呢？萬曆二十二年（1594），鍾化民奉命到河南賑災，賑災的種種被記錄並配圖後，成為《救荒圖說》一書。當中有「粥哺垂亡」景，圖繪了在粥廠中吃粥的貧民，鍾化民解釋他如何廣設粥廠賑濟災民之外，還提及了當時受到接濟者的反應：

一老鬚眉皓然，頭頂萬歲皇恩四字，忽從中起大聲曰：受人點水之恩，當有湧泉之報。吾輩受皇恩養活何以補報？今後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慷慨悲歌，歌之三闕，五千人莫不泣下。⁹²

根據這個記載，鍾化民救災時有老者感念皇恩浩蕩，居然唱起了跟聖諭教誨有關的歌謠。鍾化民從萬曆十五年開始，就大力提倡要以圖文歌詠來講解傳誦聖諭六條。雖然，無法確定老者傳唱與聖諭六條相關的歌謠是否為鍾化民先前的努力所致。不過考慮到鍾化民樹立《聖諭圖解》碑的原因，就是鄉約講述聖諭已經荒廢多時，因此他才會強調要加以推行。⁹³ 尤其碑刻往往有類似印刷板片的作用，有碑刻就可以有搨本，就能夠廣為流傳。鍾化民也在碑上特別強調要地方上加以翻刻，可以想見他的提倡在當時陝西地方仍應造成影響。萬曆二十二年他居然聽到河南的老者傳唱六諭教誨，如果不是鍾化民直接的功勞，應該也不能排除他數年前在擔任陝西茶馬御史時所逐步擴散出去的影響。

至於鍾化民是如何實施《聖諭圖解》的講讀呢？雖然沒有像沙隄鄉約在第一次施行之後就有了文字的具體記載，鍾化民在地方上確實有施行《聖諭圖解》的講讀。《聖諭圖解》碑上的文字就已經註明要「各州縣翻刻刷印，每甲散給十張」，讓地方有這些碑或者是搨本來據以講讀，萬曆十五年實際講讀的情況並不清楚。不過，萬曆二十二年鍾化民奉命賑濟河南水患時，當人民被初步的安置之後，他就開始教化民衆：

92（明）鍾化民，《救荒圖說》，附於《賑豫紀略》，收入俞森，《荒政叢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卷5，頁15a-15b。

93（明）鍾化民，《救荒圖說》，卷5，頁24b-25a。

臣莊誦聖諭六言，繪圖衍義，述事陳歌。令有司分行，約長、約副每月朔望，聚集鄉人，悉為講解。仍置善惡二簿，當眾紀錄以示勸懲。⁹⁴

除了賑濟災民免於飢荒之外，鍾化民顯然認為即便在這樣的非常時刻，教育人民還是非常的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他說「臣莊誦聖諭六言，繪圖衍義、述事陳歌」，從這樣的說法看來，在救荒初步完成後，鍾化民要地方開始講解聖諭六言。而且，應當就是講讀《聖諭圖解》碑的內容，以諭、圖、解、歌的方式來閱讀與進行。想來或許鍾化民從萬曆十五年初次創製了《聖諭圖解》碑後便持續倡導，認為這樣的教化才是治理的根本。他的教誨方式，特別強調圖繪的使用。有了圖繪，讓故事內容更加具象，並據此詳細講解故事，加深大家對故事的理解。圖像對於不見得都能讀得懂文字的一般大眾來說，是更加能吸收的媒材。這些故事圖像想必能令觀者留下深刻印象，最後再加上歌謠傳唱，更進一步強化剛剛接收到的訊息。

六、圖像之為用

終萬曆一朝，臣民上呈文本配圖的例子相當多。萬曆剛登基時，張居正就主編了一本圖文並茂的《帝鑑圖說》，這本書被後來的人認為對萬曆的影響很大。張居正編給萬曆使用的教科書，不僅是要教育萬曆皇帝成為聖主，當中更有許多的內容，希望萬曆讀了之後，可以體會為人臣子的苦心，這是張居正考慮到自己輔政可能會得罪許多人，藉由教育萬曆以便防患於未然，所編纂的書籍。⁹⁵ 後來焦竑也編寫了想要給皇長子講讀的《養正圖解》，藉以表達推崇皇長子為太子之意，然而卻被萬曆忽視，甚至後來還引起同僚之不滿。於是焦竑將文本帶到南京，配上精美插圖出版，書籍反而大受歡迎。丁雲鵬繪製的精美插圖，應該是此書受到歡迎的原因之一。⁹⁶

即便萬曆自小就經過不少的圖文教育，也相當理解臣子獻書的背後往往有著各種寓意，但是圖像仍然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萬曆二十一年（1593），河南百年大水。曾經是鍾化民長官的楊東明（1548-1624）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繪成

94（明）鍾化民，《救荒圖說》，卷5，頁25a-25b。

95 林麗江，〈晚明規諫版畫《帝鑑圖說》之研究〉，頁83-142。

96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頁163-224。

《飢民圖說》獻給萬曆，以便讓萬曆知道飢荒時災民的苦痛。⁹⁷ 其實這類的流民圖往往隱含有指責皇帝失職的意味，並不容易獲得上位者的青睞。但是據說萬曆與皇貴妃看到圖上飢民有餓死的、跳水的、吃樹皮的、人食人的種種慘狀，大為震動，所以決定出資賑災。不但是萬曆撥款賑災，連兩宮聖母、中宮皇后、皇貴妃等，都把自己私人的用度捐出來救濟災民。⁹⁸ 楊東明希望透過圖像來觸發萬曆的惻隱之心，說不定也未曾料到會有如此巨大的效果吧？

後來，明神宗更順應楊東明的推薦，指派鍾化民前往河南救災。而這個賑災的過程就被記錄在《賑豫紀略》、《救荒圖說》二書。⁹⁹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鍾化民回朝覆命。《神宗實錄》中記載他上呈《救荒圖說》之事：

光祿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鍾化民，河南賑饑事竣，復命曰：臣入中州，見流離滿道，餓莩盈途，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備為設處。……遵 聖諭以申鄉約，十家為甲，十甲為保，人自為兵，而不假召募。謹以救荒始末，善後事宜，各繪一圖，圖著一說呈覽。 上嘉納之。¹⁰⁰

在河南救災完成之後，鍾化民相當技巧地獻給萬曆皇帝《救荒圖說》。此書也是採用以往先圖後說的方式編寫，從鍾化民被派令前往救災，到最後他完成使命回朝覆命，共有十八圖，也就是有十八則的圖說。《救荒圖說》是他呈給萬曆皇帝的另一套配圖的作品，可惜目前似乎並未看到任何帶有圖像的版本，只留下文本。在第一則「恩賑遣官」，他寫道：

這領勅辭朝的是微臣鍾化民，蒙皇上采科臣楊東明《饑民圖說》，知河南災祲異常，父子相食，寢食靡寧，發帑金三十餘萬兩，漕糧一十萬石，特勅微臣專理荒政。臣既受任，矢諸天曰：苟毫髮不盡其心處置不竭其力，天地神明殛之。單騎渡河，星馳奔救，期副聖天子惓惓德意，首繪茲圖見皇上軫念民瘼如此。¹⁰¹

97 《飢民圖說》目前只剩下清代的複製本，詳見吳秀玉，《楊東明學行與其〈饑民圖說疏〉研究》（臺北：師大書苑出版，2003）。

98 （明）顧秉謙等纂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5），卷271，萬曆二十二年三月一日條，頁5025；（明）鍾化民，《救荒圖說》，卷5，頁13a。

99 相關研究，詳見詹慧貞，〈晚明河南水災與災荒救濟之研究——以鍾化民救災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

100 （明）顧秉謙等纂修，《明神宗實錄》，卷277，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五日條，頁5121-2。

101 （明）鍾化民，《救荒圖說》，卷5，頁12a-12b。

此段話指出「恩賑遣官」一景，繪著朝堂之上皇帝正在命令臣子前往救災。鍾化民藉此圖，特別強調出萬曆皇帝對災民的眷顧，同時也傳達出自己背負使命之堅決，可說既彰顯了皇帝，也彰顯了自己。甚至接下來的第二則圖文「宮闈發帑」，鍾化民還指出兩宮太后跟其他后妃也捐了三萬五百兩的內帑來救助災民，他特別讓人畫出災民萬般感戴的場景，以彰顯眾后妃的義行。¹⁰² 接下來的多則圖文都在說明鍾化民帶著這些資源如何救助地方上的百姓。

當年萬曆皇帝初登基，聽取《帝鑑圖說》講讀時，張居正也曾鼓勵萬曆要任用賢臣、垂拱而治，如果能好好的治理國家，將來就可以像歷史上的聖君，被圖繪在類似的規諫書中。¹⁰³ 有趣的是，不用等到百年或更久之後，鍾化民的《救荒圖說》就已經將萬曆以及後宮諸人的善行繪成圖畫，可以想見此舉應該能夠打動萬曆。這樣的一部書，不再只是像《飢民圖說》一般，譴責上位者的失職，反倒是稱讚皇帝的功績。張居正對萬曆的期許，居然在鍾化民的《救荒圖說》中實現。相信這樣的圖繪與上疏，一定較能獲得萬曆的歡心。

圖像的大量使用是明代中晚期之後，相當明顯的狀況。¹⁰⁴ 過去處理規諫或者是具儒教含意的圖像，多數是上層社會的製作。雖有論及較為大眾層級所使用的材料，仍然是以文本的討論為主。同時，因著資料的欠缺，對於普羅大眾從何處接觸到規諫圖像，又透過何種方式瞭解這些圖像等問題，基本上付之闕如。《聖諭圖解》碑刻是一件相當難得，從明代留存下來，可據以推斷當時民間社會使用的教化文本與圖像資料，因有著相當具體的製作目的，也能用來推想當時使用的方式。

《聖諭圖解》碑刻是來自官方的製作，仍然是屬於上層階級的產製，然而目的卻是為了推廣教化，鍾化民很清楚受眾是地方上的諸多百姓，因此，在圖文的選擇與安排上，更加注重親民易懂。《聖諭圖解》所使用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詳的古人事蹟。因此，本研究將觸角延伸到童蒙的材料如《日記故事》一類帶有

102 (明) 鍾化民，《救荒圖說》，卷 5，頁 13a。

103 (明) 張居正，《帝鑑圖說》敘，收入《帝鑑圖說》。《帝鑑圖說》原來是手寫手繪的本子，後來被多次的刊印。相關文本，可以參照現代影印出版的版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冊 14，頁 708。相關研究，見林麗江，〈晚明規諫版畫《帝鑑圖說》之研究〉，頁 83-142。

104 Craig Clunas 的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整本書就是在突顯明代大量使用圖像的狀況，因此列舉了各式各樣的圖像。

插圖的書籍，這也是一般平民較能獲取知識的媒介。研究中也發現明代在嘉萬時期對於一般平民的教化有新的進展，在講學發達的時代，地方鄉約講論更是日常一般平民大眾獲取教誨，理解忠孝節義故事的重要管道。而官員除了在日常酬唱の場合欣賞書畫、為特殊場合或事件訂製書畫之外，以教化百姓為目的所推行的鑒誡圖繪，也成為他們所製作的視覺文化的一部份。《聖諭圖解》碑刻與搨本的流傳，就是當時使用圖繪進行大眾教化的證據。

鍾化民為教化百姓所做的《聖諭圖解》圖像，從風格上來判定，更像是介於上下之間的溝通的產物。碑刻的圖像，比起相對精緻的人物畫似乎稍遜，但是又比更低層的童蒙書來得嚴整端正。到底是那些畫家幫忙製稿？地方上是否留有其他圖像的傳統？這些還有待日後的研究提供更清楚的答案。不過，在以上的分析中，也清楚看到《聖諭圖解》上的某些圖像，還保留有更為古老的圖文敘事傳統，許多作法在晚明時似乎已不流行，卻還保存在更在地或更平民的階層中。這些流傳在大眾之間、流傳在晚明社會各種媒材之上的圖像，還需要更多研究來釐清。

透過《聖諭圖解》的研究，可幫助學界更進一步瞭解，晚明的官方如何透過視覺圖像來加強推行教化。這個實例，也展現圖像在較為底層的社會如何被製作、使用，又透過何種機制加以傳播。同時，更清楚顯現眾多圖繪在晚明時期，無論對上或對下，都展現巨大的影響力。而這個研究也可與之前較為關注上層社會使用的規諫圖繪研究，有著上下階層的對照與關連，進而呈現晚明視覺文化更為全面的樣貌。

附錄一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異政。御史安九域薦於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視陝西茶馬，言：「邊塞土寒，獨畜馬爲業。今慮其闌出爲厲禁，於是民間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公私緩急亦無所資。請聽踰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曩寧夏乏餉，歲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沒，濫征之民。請以墾田粟補之。永停徵派。」俱報可。巡按山東，歲早請蠲振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際，爲尚寶丞周弘禴所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瀋王理堯由支庶嗣，請封其庶子爲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令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瀋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慮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辭直無以難。帝命並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錫爵於朝房。尋進光祿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悅。既竣，繪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嘯聚數千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徧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瘁卒官，士民相率頌於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惠。

以上摘自（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收入《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80，據清武英殿本，卷227，列傳115，頁5971-5972。

附錄二 《聖諭圖解》碑上文字

孝順父母

這是高皇帝曉諭我民說道：人生天地間，此身原從何來？皆是父母生育，萬苦千辛始得成立，人子須順父母之心，常思我若與人爭論，便辱罵我父母，即時忍耐。我若身爲不善，便玷辱我父母，即時改過。這是做人的根本，就是子孫的樣子。

孝順父母圖

解曰：這臥冰的是晉時王祥，母病思生魚，天寒冰凍不可得。祥脫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祥取供母，病遂愈（癒）。今人事親母且不肯孝養，況繼母乎？有食且不肯供奉，況剖冰求乎？祥衣不解帶，藥必親嘗，至孝格天，報以厚祿，故位至三公，可謂事親者勸矣。

歌曰：我勸吾民孝父母，父母之恩爾知否？生我育我苦萬千，朝夕顧復不離手。豈但三年乳哺艱，甘脆何曾入其口？每逢疾病更關情，廢寢忘餐無不有。虎狼猶知父母恩，人不茹獸亦可醜，試讀蓼莪詩一章，欲報罔極空回首。人誰不受劬勞恩？我勸吾民孝父母。

尊敬長上

高皇帝曉諭我民說道：凡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都要尊敬如在家。事兄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在鄉坐必讓席，行必讓路，在官遵其約束，服其教化。年長我一輩，父事之，長我十年，兄事之，長我五年，肩隨之。雖同輩朋友，亦要謙恭，不可褻慢。

尊敬長上圖

解曰：這侍立的是宋朝司馬光，這坐的是長兄伯康。光奉之如嚴父，撫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必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必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夫司馬光身爲宰相愛敬長兄。授之食矣，猶恐其饑。授之衣矣，猶恐其寒。世人未得一命之榮，便傲視其長上者，視此有餘愧矣。

歌曰：我勸吾民敬長上，少小無如崇退讓。分定尊卑不可踰，輩分前後毋相亢。闔黨欲速非求益，

原壤不遜曾受杖。道路崎嶇爭負載，几杖追隨共偃仰。老吾老兮親自敦，尊高年兮齒相尚。堯舜亦從仁讓來，疾徐之間休輕放。凌節其如浮薄何，我勸吾民敬長上。

和睦鄉里

這是高皇帝曉諭我民說道：同鄉共里之人，是我生身所在，子子孫孫不離，最要和氣。鄉里和氣，有火盜便來相救，有患難便來相恤。如不和睦，誰人顧你？凡富貴的不要凌虐貧賤，貧賤的不要嫉妒富貴。情意浹洽，禮讓敦崇，纔是善處鄉里。

和睦鄉里圖

解曰：這寫詩的是宋時黃尚書，舊居爲鄰侵越，子弟欲訴於官。公批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夫世人爭尺寸地且訟於官，況侵舊居乎？雖匹夫欲求勝，況尚書乎？試看古今廢興，幾番春夢。嘗思未有時節，所須無多，何與人爭訟之有？

歌曰：我勸吾民睦鄉里，自古人情重桑梓，仁人四海爲一家，何乃比鄰分彼此？有酒開壺共斟酌，有田併力同耘耔。東家有粟宜相賙，西家有勢勿輕使。見人爭訟莫挑唆，聞人患難猶自己。鄰里和時外侮消，百姓親睦自此始，親睦比屋皆可封。我勸吾民睦鄉里。

教訓子孫

這是高皇帝曉諭我民說道：子孫承繼宗祀，最要教訓。自幼便當教以孝弟忠信，如何孝弟，如何忠信。有犯則嚴訶以禁之，鞭撻以威之。稍長則擇師以教之，務期成就德業，謹守禮法，學做好人。後日保身成家，揚親顯祖，皆由於此。

教訓子孫圖

解曰：這斷機的是孟母，跪的是孟軻。孟母教子凡三遷，軻讀書一年歸。孟母引刀斷其機曰：學之不成，猶斷斯織也。軻三年不歸，卒成大儒。夫今人教子不過習舉業，中科第耳。孟母一婦人也，乃教子學爲聖人，其見□何卓哉？奈何丈夫之自學與其教子者，不以孔子爲師，皆孟母罪人也。

歌曰：我勸吾民訓子孫，子孫好醜關家門。周公撻禽□聖人，孔庭訓鯉見魯論。自幼何爲禽犢愛，忍令子孫愚且昏？黃金滿贏何足貴，一經教子言猶存。螺贏尚能化異類，燕翼何□谷後□（昆），縱使不才也難棄，上□還須父祖恩，子孫孝順樂□（何）如。我勸吾民訓子孫。

各安生理

這是高皇帝曉諭我民說道：士農工商各有生理，務安分守己。爲士的須要勤苦讀書，出仕須要潔己愛民，爲農工的耕種須要及時，造作須要堅固，爲商賈的須要公平交易，讀書者必爲朝廷立功業。農工商賈亦足，衣食豐足，家道昌盛。

各安生理圖

解曰：這運覽的是晉時陶侃。爲廣州刺史，朝運百甕於齋內，暮運百甕於齋外。語人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吾人當惜分陰。不但做官要勤，凡百生理皆要勤。勤則勞，勞則善。心生逸則怠，怠則驕心生。人知分陰可惜，蚤作夜思則勳業樹。當時聲光流後世，彼優游歿世者。良可悲夫。

歌曰：我勸吾民安生理。處世無如守分美，守分不求自有餘。過分多求還喪己。農者但向耕鑿間，工者但向錐刀裏，商者行道要深藏，賈者居市休貪鄙，饒他異物不能遷。自然家道日興起，華胥蓬萊在人間，民生安業無乃是，守分守分美何如。我勸吾民安生理。

毋作非爲

這是高皇帝曉諭我民說道：人能不作□（非）爲，則心地安閑，那有煩惱？家門清淨，那有橫禍？若作非爲，或賭博姦拐，或教唆詞訟，或包攬錢糧，或偷盜財物，必致天誅地滅。犯法遭殃，辱及父母，累及親鄰。凡有非爲，各宜禁止。不可□作，自貽罪戾。

毋作非爲圖

解曰：這正衣冠坐的是陳寔。夜有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呼子孫。訓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於地。寔遺絹二疋，其人改過，一境無盜。夫人孰無羞惡之心？苟能反其良心，未有不可爲善者。世有陳寔之表正鄉閭，則彼爲非者，將自息矣。

歌曰：我勸吾民勿非爲，非爲由來是禍基。一念稍錯萬事裂，一朝不忍終身危。淫賭竊劫□（爲）必至，健訟紛爭與詐欺。白晝難逃□尺法，暗中尤有鬼神知。力窮□（事）□網羅入，此際堪憐悔恨遲。莫□機謀能解脫，奸雄消得幾□（多）□。及蚤覺迷猶尚可，我勸吾民□（毋）非爲。

以上摘錄修訂自「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32028&Dept=P>，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

附錄三 《聖諭圖解》故事與各版本日記故事比較

六諭與 故事主題	熊大木本 1542 中國國家圖書館 （北京）	朱天球本 1566 國家圖書館（臺北） 全書無圖	聚垣書舍本 約 1600 左右 英國牛津大學 博德利圖書館	黃正甫本 1611 日本 國立公文書館	魏岐鳳本 約 1611 左右 日本 國立公文書館
孝順父母 / 王祥臥冰求鯉	卷 2，頁 7a 孝感類 剖冰鯉出 無圖	卷上 孝感類 剖冰出鯉 無圖	卷 1，頁 5b 臥冰求鯉 圖畫標爲 王祥臥冰	卷 1，頁 5b 臥冰求鯉	圖卷 1，頁 2a 文卷 1，頁 5b 至孝類 臥冰求鯉
					
尊敬長上 / 司馬光問兄饑寒	卷 3，頁 2ab 敬長類 問兄饑寒 無圖	卷上 敬長類 問兄饑寒 無圖	卷 5，頁 9b-10a 友悌 問兄饑寒 無圖	卷 3，頁 7b 友悌類 問兄饑寒 無圖	卷 3，頁 5b 友悌類 問兄饑寒 無圖
					

六諭與 故事主題	熊大木本 1542 中國國家圖書館 (北京)	朱天球本 1566 國家圖書館(臺北) 全書無圖	聚垣書舍本 約 1600 左右 英國牛津大學 博德利圖書館	黃正甫本 1611 日本 國立公文書館	魏岐鳳本 約 1611 左右 日本 國立公文書館
和睦鄉里 / 黃尚書讓地 	無	無	無	無	無
教訓子孫 / 孟母勉學斷織 	卷 1, 頁 8b 勉學類 以刀斷織 無圖 但有類似故事 之圖可參照 	卷上 美質 以刀斷織 無圖	卷 2, 頁 11b-12a 學知 勉學斷織 	卷 1, 頁 16b 學知類 勉學斷織 無圖	卷 1, 頁 15b-16a 學知類 勉學斷織 無圖
各安生理 / 陶侃運甕勵志 	卷 5, 頁 7ab 勤儉類 運甕勵志 	卷上 勵志 運甕惜陰 無圖	卷 5, 頁 2ab 檢樸 運甕勵志 	卷 3, 頁 2b 勤儉類 運甕勵志 無圖	卷 3, 頁 1b-2a 勤儉類 運甕勵志 無圖
毋作非爲 / 陳寔遺盜 	卷 7, 頁 9ab 應物類 不發盜惡 	卷下 謙抑 不發盜惡 無圖	卷 7, 頁 2ab 應物 不發盜惡 圖的標題寫成 不發盜賊 	無	卷 3, 頁 9a 應物類 不發盜惡 無圖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 (明)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華文書局影印適園叢書本。
- (明)鍾化民，《救荒圖說》，附於《賑豫紀略》，收入俞森，《荒政叢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內聯網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 (明)顧秉謙等纂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5。
-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收入《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80，據清武英殿本。

近代論著

-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 王四霞，〈明太祖《聖諭六言》演繹文本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冊14。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搨本匯編》，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冊57。
- 石守謙，〈南宋的兩種規鑒畫〉，《藝術學》，1期，1987年3月，頁7-39。
- 朱鴻，〈《徐顯卿宦跡圖》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2期，頁47-80。
- 朱鴻林，〈二十世紀的明清鄉約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2卷1期，2004年4月，頁175-196。
- 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 艾倫·約翰斯頓·萊恩，李倍雷譯，〈蘇州片中仇英作品的考證〉，《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2年4期，頁29-47。
- 吳秀玉，《楊東明學行與其〈饑民圖說疏〉研究》，臺北：師大書苑出版，2003。
- 邢莉莉、陳時龍，〈晚明秦之英《六諭解》碑及其圖像研究〉，《美術》，2024年12期，頁108-113+107。
- 邢莉莉、陳時龍，〈儒家倫理與圖像敘事——鍾化民《聖諭圖解》對明太祖六諭的詮解〉，《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24年6期，頁68-76+154。

- 林宛儒，〈元人畫四孝圖卷〉，收入邱士華、林宛儒主編，《畫語——會說故事的圖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4，頁 57-61。
- 林晉葳，《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
- 林桂如，〈明代《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以《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為中心的考察〉，《東吳中文學報》，34 期，2017 年 11 月，頁 91-117。
-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 期，2012 年 9 月，頁 163-224。
- 林麗江，〈晚明規諫版畫《帝鑑圖說》之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3 卷 2 期，2015 年冬季，頁 83-142。
- 林麗江，〈解構與重建：明仇英《臨宋元六景》圖冊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8 卷 3 期，2021 年 3 月，頁 1-56。
- 阿部泰記，〈中日宣講聖諭的話語流動〉，《興大中文學報》，32 期，2012 年 12 月，頁 93-130。
- 紀慕妮，〈北宋開化寺西壁報恩經變敘事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 胡松鶴，〈宋元時期孝行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論文，2019。
- 容庚，《漢武梁祠畫像錄》，北京：北平考古學社，1936。
- 孫玥，〈南宋《法華經》扉畫的敘事、構圖及稿本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 孫衛國、張磊，〈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鑒》考略〉，《廣東社會科學》，2015 年 4 期，頁 138-147。
- 酒井忠夫，劉岳兵、何英鶯、孫雪梅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 馬雅貞，〈戰動與宦蹟：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明代研究》，17 期，2011 年 12 月，頁 49-89。
- 曹國慶，〈明代鄉約推行的特點〉，《中國文化研究》，15 期，1997 年 1 月，頁 17-23。
- 許詩敏，〈繪刻兼善：劉素明與明末版畫的製作〉，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 陳亭蓉，〈北宋二十四孝行故事之圖像模式及文本成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陳香吟，〈明清〈若蘭璇璣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論文，2009。

- 陳時龍，〈清代的六論詮釋傳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3期，頁163-173+238-239。
- 陳時龍，〈聖諭的演繹：明代士大夫對太祖六論的詮釋〉，《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5期，頁611-621。
- 陳葆真，《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臺北：石頭出版社，2011。
- 虞韶纂集，熊大木校註，〈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收入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據明嘉靖二十一年年刊本影印，冊2。
- 詹慧貞，〈晚明河南水災與災荒救濟之研究——以鍾化民救災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
- 蓋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遼耶律羽之墓》，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
- 趙克生，〈明代地方社會的聖諭宣講（代序）〉，收入同氏編，《明朝聖諭宣講文本匯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
- 趙克生，〈從「木鐸宣誦」到「鄉約會講」：明代地方社會的聖諭宣講〉，《史學月刊》，2012年1期，頁42-52。
- 劉瓊云，〈我們可以從明代道德故事類書中讀出什麼？——知識編輯、文化網絡與通俗忠觀〉，《新史學》，30卷3期，2019年9月，頁1-73。
- 鄭美瑜，〈傳統蒙書《日記故事》探究——以文獻為主的考察〉，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鄭州宋金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盧冠綦，〈從〈洛神賦全圖〉看敘事畫傳統在宋代的融合與演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 嚴曉輝，〈山西長子縣石哲金代壁畫墓〉，《文物》，1985年6期，頁45-54+102。
- 大澤顯浩，〈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明代研究通訊》，5期，2002年12月，頁11-33。
- 小松茂美編，佐和隆研執筆，《日本繪卷大成（4）信貴山緣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 木村英一，〈ジッテと朱子の学〉，《東方學報》，22期，1953年2月，頁28-58。
- 泉武夫，《信貴山緣起繪卷：躍動する絵に舌を卷く》，東京：小学館，2004。
- 酒井忠夫，〈増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收入同氏著，《酒井忠夫著作集1-2》，東京：国書刊行会，1999-2000。
- 林麗江，〈万曆帝、張居正と『帝鑑図説』〉，收入水野裕史編，《儒教思想と絵画：東アジアの勸戒画》，東京：勉誠出版，2022，頁174-191。

- Chavannes, Édouard. "Les Saintes Instructions de l'Empereur Hong-Wou (1368–1398) publiées en 1587 et illustrées par Tchong Houa-M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3 (1903): 549–563.
- Chen, Ho-hsien. *Catalogue of Chinese Rubbings from Field Museum*.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81.
- Clunas, Craig.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Laing, Ellen Johnston. "Suzhou Pian and Other Dubious Paintings in the Received Oeuvre of Qiu Ying." *Artibus Asiae* 59 (2000): 265–295.
- Mair, Victor H.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s of the Sacred Edict."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325–35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Murray, Julia.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ited by David M. Robinson, 231–2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 Murray, Julia. "Changing the Frame—Prefaces and Colophones in the Chinese Illustrated Book *Dijian Tushuo* (The Emperor's Mirror, Illustrated and Discussed)."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2 (2006): 20–67.
- Murray, Julia.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 / *Teikan zuset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31 (2001): 65–101.
- Murray, Julia K. "Sung Kao-tsung as Artist and Patron: The Theme of Dynastic Revival." In *Artists and Patrons: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hinese Painting*, edited by Chu-ting Li, James Cahill, and Wai-kam Ho, 27–36. Seattle: The Kress Foundation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Kansas; Kansas Cit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 Murray, Julia. "The Role of Art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ic Revival." *Bulletin of Sung Yuan Studies* 18 (1986): 41–59.
-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Recent Acquisitions." *Record of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8 (1959): 40–42.

網路資料

- 〈元人畫四孝圖 卷〉，《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Detail/15600?dep=P>，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1 日。

- 〈明仇英畫二十四孝 冊 王祥臥冰求鯉〉，《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7062&Dept=P>，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26 日。
-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搨本 軸〉，《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32028&Dept=P>，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1 日。
- 〈陶侃運甓〉，《教育部成語典》<https://dict.idioms.moe.edu.tw/idiomView.jsp?ID=17991&webMd=1&la=0>，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數位典藏資料庫整合系統》https://ihparchive.ihp.sinica.edu.tw/ihpkmc/ihpkm_op?0070EB060001010E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00，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
-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digital archive)，〈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釈便覽興賢日記故事〉<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1084569>，檢索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 東洋文庫典藏資料系統，〈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二卷〉<https://app.toyobunko-lab.jp/s/main/document/99524de2-212a-ae50-68aa-869fe2c9c70e>，檢索日期：2025 年 10 月 4 日。
- 東洋文庫典藏資料系統，〈外戚事鑒五卷即御製外戚事鑒 1〉https://www.toyo-bunko.org/gazou/2009/gazo2009_read.php?TGName=XI-3-B-12_1，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
- 東洋文庫典藏資料系統，〈外戚事鑒五卷即御製外戚事鑒 2〉https://www.toyo-bunko.org/gazou/2009/gazo2009_read.php?TGName=XI-3-B-12_2，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
- 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Gallica)，〈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 (Xin khie chong ding bu yi yin shi da zi ri ji gu shi da cheng. Recueil.)〉<https://gallica.bnf.fr/view3if/ga/ark:/12148/btv1b90061438>，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
- 國立故宮博物院，〈筆墨見真章展覽主題網站〉<https://theme.npm.edu.tw/exh111/calligraphy11104/>，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3 日。
-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9e86778dfd8e4d249e90c7b3c8c01d93fDM5Nzk2OA2.VKf_A_f6RR88ge9JtGZUNSExFIHnCqnfiath_EedLs_&page=&SourceID=0&HasImage=，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6 日。
- Field Museum. "Chinese Rubbings Collection: Introduction."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25. http://archive.fieldmuseum.org/chineserubbings/introduction_2.asp.
- Helliwell, David. "March 2013 Archives." *SERICA*. Accessed September 21, 2025. <https://serica.blog/2013/03/>.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s (*Shengyu tujie* 聖諭圖解).” Accessed March 5, 2023. <https://artmuseum.princeton.edu/art/collections/objects/5757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Accessed September 24, 2025.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895>.

圖版出處

- 圖 1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 《聖諭圖解》碑刻的分格內容示意圖，碑身被劃分成二十四個方格，筆者繪製。
- 圖 3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孝順父母圖（王祥臥冰求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尊敬長上圖（司馬光問兄饑寒），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5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和睦鄉里圖（黃尚書讓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6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教訓子孫圖（孟母勉學斷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7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各安生理圖（陶侃運甓勵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8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毋作非爲圖（陳寔不發盜惡），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9 (元)〈元人畫四孝圖〉，第三幅，臥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0 (傳)仇英，《畫二十四孝冊》，〈王祥臥冰求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1 王祥臥冰，北宋河南滎陽孤伯嘴壁畫墓。圖版取自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鄭州宋金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 29。
- 圖 12 王祥臥冰，金代山西長子縣石哲壁畫墓。圖版取自嚴曉輝，〈山西長子縣石哲金代壁畫墓〉，《文物》，1985 年 6 期，頁 52。
- 圖 13 王祥臥冰，陝西延安子長縣紅石峁溝水庫元墓。圖版取自胡松鶴，〈宋元時期孝行圖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論文，2019，頁 126。
- 圖 14 鑲金鑿孝子圖銀罐，耶律羽之墓（941）出土。圖版取自蓋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遼耶律羽之墓》，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頁 61。
- 圖 15 鑲金鑿孝子圖銀罐，器腹上之王祥臥冰圖。圖版取自蓋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遼耶律羽之墓》，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頁 63。
- 圖 16 〈信貴山緣起〉尼公卷，局部。圖版取自佐和隆研執筆，小松茂美編，《日本繪卷大成（4）信貴山緣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頁 110-111。
- 圖 17 (宋)李公麟，〈孝經圖〉，事君章，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典藏系統」：<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9895>，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24 日。

- 圖 18 (明)《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太公遣兒去耕田〉、〈王郎耕田遇算命先生〉二景。圖版取自《新刊全相說唱包龍圖陳州糶米記》，收入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冊 4，頁 1a。
- 圖 19 (明)《新刊全相說唱包龍圖陳州糶米記》，〈將近陳州渡蔡河〉、〈包相私行糧米價〉二景。圖版取自《新刊全相說唱包龍圖陳州糶米記》，收入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冊 4，頁 13a。
- 圖 20 (明)《新刊二十四孝故事 / 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藏。圖版取自「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a8f40775-0ed8-4b94-b5cc-d0bab2e98878/surfaces/2f4b5682-2e83-44d7-b228-dba496e3e6d4/>，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
- 圖 21 (明)《新刊二十四孝故事 / 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王祥臥冰〉，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藏。圖版取自「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a8f40775-0ed8-4b94-b5cc-d0bab2e98878/surfaces/2f4b5682-2e83-44d7-b228-dba496e3e6d4/>，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
- 圖 22 (明) 萬曆三十九年黃正甫梓，《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釈便覽興賢日記故事》，〈臥冰求鯉〉，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索書號：367-0073。圖版取自「日本國立公文書館」：<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1084569>，檢索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 圖 23 (明)《新刊二十四孝故事 / 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勉學斷織〉，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藏。圖版取自「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a8f40775-0ed8-4b94-b5cc-d0bab2e98878/surfaces/602efd4a-2d90-4113-a939-4a5714a48181/>，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
- 圖 24 武梁祠畫像石搨本的曾母投杼。圖版取自容庚，《漢武梁祠畫像錄》，北京：北平考古學社，1936，頁 5。
- 圖 25 (明)《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熊大木本，〈運甓勵志〉。圖版取自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冊 2，頁 657。
- 圖 26 (明)《新刊二十四孝故事 / 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運甓勵志〉，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藏。圖版取自「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a8f40775-0ed8-4b94-b5cc-d0bab2e98878/surfaces/b780bec8-55c7-4456-b22a-ffde469301df/>，檢索日期：2025 年 9 月 30 日。
- 圖 27 (明)《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熊大木本，〈不發盜惡〉。圖版取自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冊 2，頁 707。

- 圖 28 (明)《新刊二十四孝故事 / 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不發盜賊〉，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藏。圖版取自「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a8f40775-0ed8-4b94-b5cc-d0bab2e98878/surfaces/c8c805ef-333f-4213-9d7b-5c2897872d72/>，檢索日期：2025 年 10 月 6 日。
- 圖 29 (傳)仇英，〈六朝前秦蘇蕙璇璣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30 (明)湛若水，《聖訓約》，〈約賓跪聽宣聖訓圖〉。圖版取自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 315。
- 圖 31 (明)湛若水，《聖訓約》，〈讀約講書之圖〉。圖版取自朱鴻林，《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 317。

**Picturing the Maxims:
A Study of the *Illustrated Explan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s*
(*Shengyu tujie*) from the Wanli Reign***

Lin, Li-chiang**

Abstract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Wanli reign (1587), while serving as Investigating Censor inspecting the Tea and Horse Affairs in Shaanxi, the Ming dynasty official Zhong Huamin (1537–1597) took the six maxims of Emperor Taizu (Zhu Yuanzhang, r. 1368–1398)—commonly known as the Six Maxims of the Sacred Edicts (“Shengyu liutiao” or “Shengyu liuyan”) and had them illustrated, commissioning them to be engraved onto a stone stele to be promulgated across various counties. He encouraged local areas to have them recarved and rubbings of the stele made for widespread circulation, also ordering periodic lectures based on them.

Such stele carvings provide a rare and invaluable case study, offering a window into how late Ming authorities utilized visual imagery to implement moral edification, as well a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making practices circulating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which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the elite class. Concurrently, a meticulous analysis of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is stele reveals that an ancient tradition of pictorial narrative was, in fact, still preserved at the local level. There are numerous examples of Wanli courtiers employing imagery for admonitory purposes, and Zhong Huamin was highly adept at utilizing visual materials to achieve his objectives. Analyzing the illustrated materials

* Received: 4 November 2025; Accepted: 5 May 2026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oduced by Zhong, along with the visual materials he potentially utilized,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s and dissemination methods of these popular edifying images. This exploration ultimately fosters a deeper comprehension of the visual culture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by making the study of Ming dynasty painting history more comprehensive.

Keywords: *Shengyu tujie*, “Shengyu liutiao,” visual culture, Zhong Huamin, *Riji gushi*, Twenty-Four Filial Exemplars, synchron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times, synchron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sce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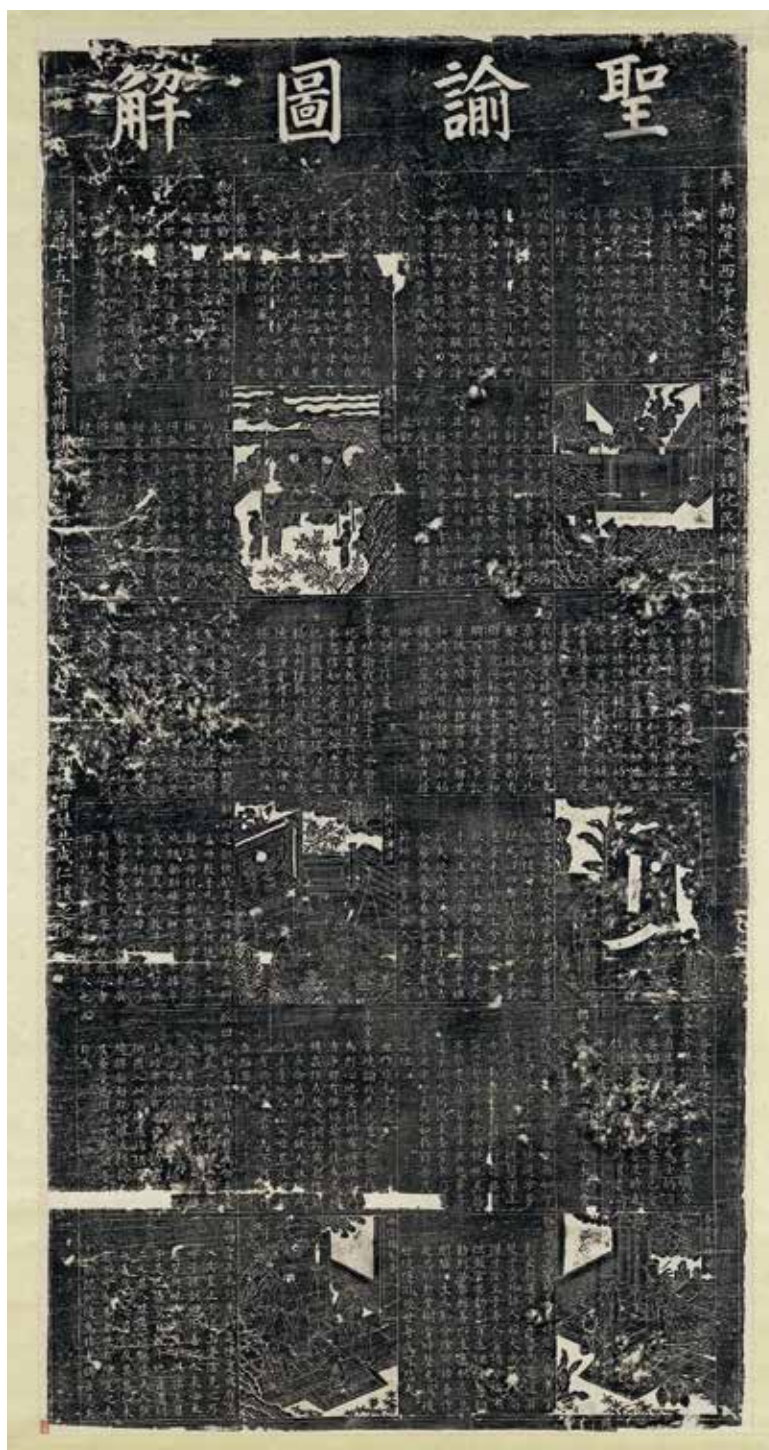


圖1 明 〈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歌	尊敬長上 高皇帝晚諭	歌	孝順父母 高皇帝晚諭
解	尊敬長上圖	解	孝順父母圖
歌	教訓子孫 高皇帝晚諭	歌	和睦鄉里 高皇帝晚諭
解	教訓子孫圖	解	和睦鄉里圖
歌	毋做非為 高皇帝晚諭	歌	各安生理 高皇帝晚諭
解	毋做非為圖	解	各安生理圖

圖2 《聖諭圖解》碑刻的分格內容示意圖
碑身被劃分成二十四個方格
筆者繪製



圖3 明 〈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
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
孝順父母圖（王祥臥冰求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明 〈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
白話演義墨拓本〉 局部
尊敬長上圖（司馬光問兄饑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 〈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
白話演義墨拓本〉 局部
和睦鄉里圖（黃尚書讓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
教訓子孫圖（孟母勉學斷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明《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局部
各安生理圖（陶侃運甓勵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明 〈萬曆聖諭圖解廿四孝白話演義墨拓本〉 局部
母作非為圖（陳寔不發盜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9 元 〈元人畫四孝圖〉 第三幅 臥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0 傳 仇英 《畫二十四孝冊》 〈王祥臥冰求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 王祥臥冰 北宋河南
滎陽孤伯嘴壁畫墓



圖 12 王祥臥冰 金代山西長子縣石哲
壁畫墓



圖 13 王祥臥冰 陝西延安
子長縣紅石峁溝水庫
元墓



圖 14 鑲金鏤孝子圖銀罐 耶律羽之墓（941）
出土



圖 15 鑲金鏤孝子圖銀罐 器腹上之王祥臥冰圖



圖 16 《信貴山緣起》尼公卷 局部



圖 17 宋 李公麟 〈孝經圖〉 事君章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 18 明 《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
〈太公遣兒去耕田〉、〈王郎耕田遇算命先生〉二景



圖 19 明 《新刊全相說唱包龍圖陳州糶米記》
〈將近陳州渡蔡河〉、〈包相私行糧米價〉二景



圖 20 明 《新刊二十四孝故事／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
聚垣書舍本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藏



圖 21 明 《新刊二十四孝故事／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
〈王祥臥冰〉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藏



圖 22 明 萬曆三十九年 (1611) 黃正甫梓
《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釈便覽興賢
日記故事》〈臥冰求鯉〉 日本國立
公文書館藏本



圖 23 明 《新刊二十四孝故事／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
〈勉學斷織〉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藏



圖 24 武梁祠畫像石搨本的曾母投杼



圖 25 明 《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熊大木本 〈運覺勵志〉



圖 26 明 《新刊二十四孝故事／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 〈運覽勵志〉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藏



圖 27 明 《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熊大木本 〈不發盜惡〉



圖 28 明 《新刊二十四孝故事／新鐫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聚垣書舍本 〈不發盜賊〉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藏



圖 29 傳 仇英 〈六朝前秦蘇蕙璇璣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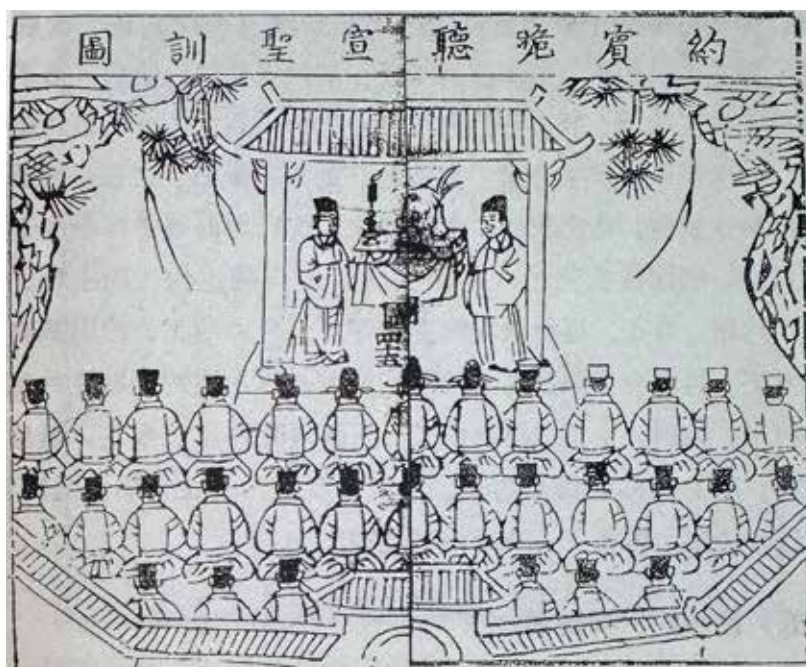


圖 30 明 湛若水 《聖訓約》 〈約賓跪聽宣聖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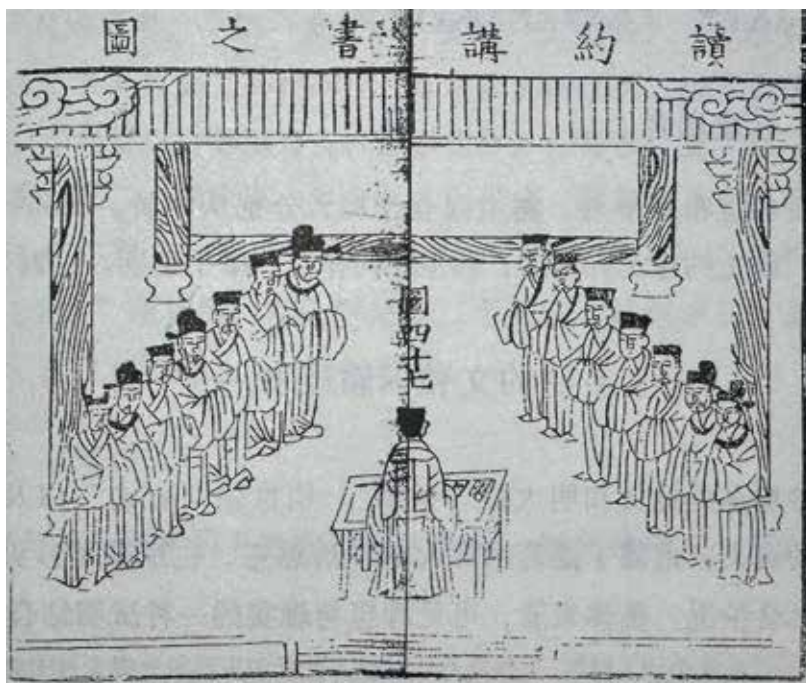


圖 31 明 湛若水 《聖訓約》 〈讀約講書之圖〉